

五六寸，各孤槍插入，望而不見。各插畢後，入回柵中。到期各苗大隊人馬萬餘，人山人海，蜂擁而來。先有數百大鼓大鑼擊起，鼓鑼聲震天地。公先卽分派隊伍，預出柵外，兩傍各山邊田肚埋伏。中隊埋伏人馬用長槍數拾桿，（均前奪白苗之槍枝）入足藥碼，豫備均偃旗息鼓，不許稍露形跡。號令將進之前，任他如何攻擊，不可亂施一槍。必俟苗匪將進之時，先由中隊施放火礮，開旗攻擊，兩邊人馬齊出，三路夾攻。吩咐已完，各白苗初來，一步八里遠，卽亂放槍響，彈如雨下，並不見黑旗人馬出來接仗。漸漸來近，中隊大礮，一齊大響，擊斃苗人百餘，登卽開旗進攻，兩邊隊伍，一齊嘶喊攻出。頃刻之間，擊斃苗人無算。各苗見風頭火勢，如此猛烈，各苗魂不附體，各人爭趨擠擁。正如蜂團蟻結，人皆相踏，踏入兩山之傍，脚踏孤槍，排山而倒。兩邊數里之遙，人馬盡在孤槍之中，人踏人，斃者數千；在人面上的，死力飛奔而逃。是役計共斃苗四五千，生擒百餘人，奪獲戰鼓戰鑼槍枝彈藥旗幟無算。卽將擒獲之百餘人，均皆斬其手指，又將其髮用刀割，帶皮拈出柵外，以竹篙縱橫串掛。號令示衆。自經此次大獲勝仗之後，所有六安州鄰近地方，無論遠近，卽十天八天路，亦來服從，情願供給糧食，以求保護。公派管帶農秀業，卽農亞保，帶二百餘往棟冷去紮，離六安十里。白苗總督盤文義，在近洪水河之邊，地大山駐紮，雄踞一方，多年，越王無法可設。所有各處鄉民，俱歸其調度，勢威極其浩大，卽發人馬來撲農柵，被農擊敗。後有天朝人覃采元，伺候盤文義十餘年的，因近年牛盤寵用，惟亦常侍左右之人。覃采元見農秀業，乃同鄉之流，現又盤文義與他相處，比前較爲冷淡，遂使人密通農秀業曰：『要殺盤如反掌之易，但要花紅獎賞方可。』時農秀業聞說甚爲欣喜，卽歡留使者。秀業未

敢作主，即派人星夜趕到六安，請候公示。公聞言如此如此，即答曰：『如果殺得盤賊，賞銀百兩，並奉請三圻巡撫，奏保百戶之職。』云云。來人得公面囑之言，即跑回，將情說知秀業，即轉告覃采元。來使回去不久，覃采元即殺盤文義，將其首級帶交農秀業，轉交公。公派人解上三圻巡撫，呈奉已經獎銀百兩，並請保奏覃采元八品百戶之職。巡撫奏上，越王照准，覃采元着賞給八品百戶，劉永福着賞七品千戶，欽此等因。苗總督盤文義，其人狠惡異常，慘無天日，所有鄰近各府州縣，受其荼毒慘害者，呼號無門，真喚天天不應，呼地地無靈，無可奈何，任其魚肉。雖越王疊次用兵，惟皆被其擊敗，各鄉受害者已久，吞聲啞忍，亦屬勢之不得不然。今見公等能計殺盤文義，皆歡聲載道。惟尙有其他苗人各官，星羅棋布，若不除之淨盡，鄰近亦難安居。所有六安州鄰近耆老，與及棟冷各處紛紛來進言，請搜捉白苗各官。如是六安州地方，由公派人隨同鄉老前往棟冷地方，由農秀業派人同鄉老前往，兩路四處搜拿，將各苗官陸續拿獲，共拿數十人員，其中苗官文則巡撫、布政、按察、府州縣、武則都統、統餘、督統各官長，均在其內。所有拿獲之人員，全陸續解往三圻巡撫處懲辦。自此苗人俯首帖耳，不敢一視，公之聲威遂震動全越矣。越王屢次上諭嘉獎，及三圻亦疊次來函稱贊公云：『得公來除巨患，萬民感激，朝廷倚若長城。』等語。

香林按：永福與越南發生關係蓋自兜勦白苗始也。白苗者，漢人稱之曰蠻子，西人則稱之曰Mois，苗蠻與Mois本一音之轉，字雖不同，要皆同指滇桂越交界地之土族而言也。其族語言人種與越南人微異，Buxton氏之The People of Asia，頗嘗言之，可參考，茲不贅。惟安南地理分佈，與永福活動景況至有關係，不稍提錄，無由比

勘。茲摘鈔劉名譽編越事備考案略所載關外隨營筆述如次，文云：「越南久列中國藩封，全國形狹而長，南北袤延約七千里，東西最闊處不足二千里，窄處止數百里。東南兩面盡濱大海。東與中國瓊郡隔洋，正對洋面，千里而遙，西面萬山高矗，與老撾高蠻兩國緊接爲鄰，緬甸尙在再西，東北界連尤多，西北毗連滇南，而商貨流通尤大。通國舊分南北兩圻，國都居中，是爲富春省，卽漢之日南郡。近都之北，廣平廣治兩省爲左圻，近都之南，廣南廣義兩省爲右圻，自河靜省以北一十六省（按卽河內、南定、山西、廣安、宣光、興安、北寧、海陽、興化、太原、高平、清華、乂安、諒山、寧平、河靜等省）爲北圻，自平定以南十省（按卽平定、平和、永隆、邊和、嘉定、富安、平順、定祥、安江、河仙等省，惟徐延旭越南輯略世系沿革篇謂南圻僅九省，無平定省也，未知孰是）皆爲南圻，合計通共三十一省……北圻以東北諒山、高平、太原三省與廣西接界，西北宣光、興化兩省與雲南接界，此五省盡屬崇山峻嶺，其南之北寧、山西、河內、海陽等省，極目平陽，就中以河內省爲適中之地，漢唐俱爲交趾郡，明爲交州府，安南世建爲都，僭稱東京，自阮王遷都富春，始改東京爲河內省。北圻最大之江，名富良江，又名珥江，俗呼紅河，發源於雲南元江直隸州，另支河出蠻浩埠，合流，先經越之保勝，直下，後經興化、山西、河內、興安、南定五省，以達海。紅河之北，別有大河，土呼新河，因累代水災愈劇，搶民房田開爲新河，上出太原，經行北寧，距城尙有四五十里陸路，其流分汊頗多，南趨海陽，東向廣安，皆可入海。北寧之下，另有一小河，由新河通入紅河，互相往來，此水道之大要也。」

又按：越南爲古交趾、越裳、駱越之地，漢武帝平南越，北圻卽隸中國版圖，嗣後歷三國兩晉，迄於隋唐，千餘年間，設官置守，不殊內地。五季，羣雄角逐，安南諸豪，乘時割據，於是瞿越立於北，占婆興於南，紛爭擾攘，不得寧止。宋興，丁部領父子崛起越南，受宋封爲交趾王，越南乃有獨立之勢，黎、李諸氏繼之，宋不能制，迄至和二年，李日尊自帝其國，理宗紹定三年，閩人陳日煚代李氏領其國，自爲王。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，黎季犛奪陳氏位，世宗嘉靖六年，粵東莞蛋戶莫登庸篡黎氏位，越南大亂，十五年黎氏故臣擁黎寧居清華，自爲一國。神宗萬曆二十八年，黎氏故臣阮璜居順化，置官尉，稱廣南王，是爲舊阮。清康熙十三年黎維禱取高平，莫氏以亡。乾隆五十二年，舊阮嘉隆王爲阮惠所敗，出奔，與法人訂法南同盟草約，阮惠旋滅黎氏，自王，是爲新阮。嘉慶七年舊阮阮福映得法人助，擊滅新阮，清封之爲越南王。道光十一年阮福皎嗣王位，年號明命，二十一年，阮福璇嗣位，年號紹治，二十六年，福璇以法人破擊安南軍艦憤死，子福峙嗣位，改元嗣德。永福入越南，所遇越君，卽嗣德王阮福峙也。是時越南已以頻年變亂，內則大臣弄權，交相排擠，盜匪遍野，民無寧歲，外則強法眈眈，侵掠無厭，憂患之深，前古所無也。永福寄足其間，目擊時艱，毅然赴之，而非常之功，因是建立。（參考羅師楊亞洲史綱，柳貽徵東亞各國史，束世澂中法外交史，黃澤蒼越南，馮承鈞史地續考，徐延旭越南輯略。）

三上 黑旗與黃旗之角逐一

公在六安州，住兩年之久，烽煙不警，鷄犬無驚，時年三十三歲。且說許元彬由大嶺帶有數十人，到六安州，入與公相會，聚談款曲，話舊歡欣。公見在六安久住無謂，況大丈夫事事當求進步，若固守一隅，未免淺狹之見；聞得有保勝七霸何均昌，（他做生意佬，極有橫惡聲望的）霸踞保勝，各處關卡，抽豐甚多，伊乃強橫霸收，並非越王命令；我欲將各人馬，着着移進，步步紮營，直抵保勝，與何均昌，令決勝負，一則爲越王出力，一則爲自己棲身；六安糧食雖可敷用，若得保勝，局面寬大，比諸六安，較勝萬萬矣。主意已決，卽着許元彬將所帶來之人，紮守六安州，先遣人飭知管帶農秀業，將駐紮棟冷之二百餘人，紮寶河關，（離棟冷七十里）公率部下三百餘人，由六安進紮棟冷，（離六安八九十里）一月之久，公又先率農秀業由寶河關拔隊往龍魯埠，（離寶河關百四十里）公率隊進紮寶河，住兩月之久。時洪水河澄清，據各士人云，歷來未見，亦一異事，農秀業在龍魯，調集四鄉猛民數百，砍伐竹木，建設營柵。又起屋多間，築成一大營盤，方纔起好，公卽率隊由寶河關，直抵龍魯，與農秀業同紮一個月之久。時保勝七霸何均昌，偵悉公等着着進兵，步步爲營，不先去撲擊，勢爲大患。其謀士有進言曰：「劉某一路進紮，其意專在保勝，非寶河龍魯等處，可能足彼之心；夫涓涓不塞，將成江河，星火不滅，勢定燎原；今趁其未到保勝之時，正當先派人馬，與其交戰；若一戰而勝，則洪水河一帶，彼不得志，定退而之他；倘若猶豫，任其直抵，將來保勝洪

水河，皆歸其手，斯時追悔亦已晚矣。」何均昌聽說，亦有道理，即遣派刀五爺、陶五爺，各帶數百人馬到龍魯之對河，建築營盤，完竣，即開隊出來河邊搦戰。公見他如此藐視，即率人馬過河與他交鋒。公等部下，精銳莫當，前者與白苗萬數對敵，尙能一鼓蕩平，今見數百寥寥之衆，各即直撲過去，槍斃數十人，手刃數十人，敵人奔走，公等直趕他入營追尾，羣擁而入，槍聲隆隆，敵人傷亡甚多，各人遂棄營，隻身飛走得脫。公等大獲勝仗，所有大檣槍數十枝，槍數百枝，火藥鉛碼旗幟器械糧米無算。公在龍魯埠，設關抽豐，因龍魯乃通商埠頭，甚是熱鬧，雲南屬之開化、木廠、馬白、新街、林安等處，常有牛車來駝鹽。公立關抽鹽，每百斤收煙土二兩，所有雜貨蘇杭布疋，一概擬定稅則抽收，所獲抽收甚多，銀錢足用。

次年，公三十四歲，二月間，公欲移上保勝，先派區二、帶三四十人，交許元彬帶，共六七十人，在龍魯紮守收稅。公即拔隊上新坡，龍王廟等處駐紮。公等三百餘人紮新坡，建築營盤。（新坡離龍魯二百里，離保勝數里，離龍王廟數里。）何亞木、黃二、陳三、陳四等，二百餘人，均住龍王廟。（廟乃保勝水口第一個關也，與新坡兩對河。）先是公一路來到此處之時，煙瘴漫天，每日十一二點方散，今公到此，煙瘴七八點鐘即散去，亦一異也。何均昌得悉公等駐紮新坡龍王廟等處，大驚，即遣楊明往雲南招上方佬成千人，來擊龍王廟。廟前有一大田垌，當楊明等率隊千餘人來撲龍王廟時，公聞報即開隊過河，會合龍王廟之部衆，悉力攻擊。楊明敗回保勝，猶復數日來撲一仗，由二月相戰到十一月，公隊有贏無輸，楊明陣陣敗北，惟其敗則回保勝，公亦不窮追。何均昌見得楊明屢次戰敗，人

無鬪志。若稽延時日，公等必然直搗保勝。誰能抵當？迫上雲南招張來慶，即張老板，他是雲南林安人，帶數千人馬來到保勝，四處起營柵，無論高低山麓平原，各皆駐紮，聲勢極其浩大，即近龍王廟左右，橫直一二里，均安營起柵，且又與楊明等全力共有二三千衆。其意謂公等共計不過六七百人，若與楊明全力攻擊，正如疾風之掃枯葉，潑水之滅星火，無難指日奏功。駐紮佈置停妥後，伊忖其人衆，日夜來撲，被公等精幹人馬以一當百，少勝其多，每戰彼則不久，又退入柵，相持數月，至遞年三月，均被公等擊敗，且傷亡甚多。嚇得何均昌魂不附體，無法可設；勢將不可收拾，左思右想，忽然想起黃祥英，（香林按：別處又書崇英，即黃旗黨盤輪四）即盤輪四部，有數千精幹人馬，踞守河陽，不若去招他來，伊有數千之衆，由六安、寶河、龍魯從下打上，截斷劉某去路，張來慶、楊明等帶數千之衆，從保勝擊下，兩頭夾攻，彼時劉某進退無路，必然就擒；且劉某部不及千人，他雖插翼，亦難高飛。主意已決，即遣心腹廖三，前往河陽去招黃崇英，即盤輪四，統率所部三千人馬，協同攻擊。廖三去到河陽，投刺入見黃崇英，具道來意，黃極其欣喜。黃平日心懷踞保勝，而無機可乘；此番何之來招，正中其意思所想之事，豈有不格外歡欣之理。即號令人馬，拔隊起程進發，所有家小，亦一概帶往。在盤輪四之意，以爲此番去到保定，成長久基業，鐵桶河山。公年三十五歲，聞得此點消息，知難抵禦，即大會集各頭目相商，公曰：「保勝土霸何均昌，疊次敗仗，保勝地方，不難得的；今聞伊派人前往河陽，招盤輪四精銳人馬數千，協助楊明、張來慶等，上下夾攻，度此情形，甚難取勝。夫我等部衆，由六安、寶河、龍魯、龍王廟、新坡各處分紮，統計亦不過七八百人馬，多寡懸殊，相去有天壤之別，其不可敵者

一；況河陽人馬精悍，不比雲南土人，彼既精且衆，我雖精而寡，其不可敵者二；楊明與張來慶等，四五千，由保勝攻下，盤輪四有三四千人馬，現在起程，不日即由六安、寶河、龍魯攻上，兩路夾攻，上下截擊，其不可敵者三。夫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，倘不可戰而可守者，溝深壘高，鞏固寨柵，死守一隅，猶可靜待時機，雖不能攻，亦可能守。今之現象，攻既不能，守亦不可；若不及早籌畫，將來盤輪四人馬到六安攻上，楊明張來慶攻下，斯時欲奔無路，束手待斃，甚不可取。夫作事宜未雨綢繆，勿臨渴而掘井，諸兄弟相從有年，古云：「一人計短，二人計長，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，愚者千慮，必有一得。」其各抒所見，以救困難，幸勿知而不言，言之未盡也！於是各頭目，多有主意，走往十洲，以避其鋒。時有頭目曾七者，（欽州防城人，前跟許元彬的）即連聲曰：「不可，不可，夫我等各位兄弟七八百人，相從義哥，患難相顧，戰則必勝，攻則必克，所向無敵，聞風披靡，各皆英勇異常，從未有稍挫銳氣，今一旦未戰輒奔，是聞聲而走，從前銳氣，一落千丈，如此則人心渙散，人心渙散，必然隨逐投入別人之手，況往十洲，乃避患於一時，難以避患於後日。若義哥棄此而逃，彼得佔踞，雄視一方，將來鞏固，必開率大隊人馬，來相攻擊。十洲之行，鄙意不可！」衆聽曾七說話，亦是有理，並無人再說。因實在難以措詞，蓋守攻走三者均不可，其法又不知如何矣。公默然，靜思良久，自謂此番力不能敵，當以計勝。頃間公即想着，對衆曰：「各位兄弟，無妨，我有妙計以勝之。」登即祕囑曾七，直到龍魯見許元彬，密告如此如此。曾七領命即行，即往到龍魯，見許元彬，將公主意密爲詳告。時許元彬雖在龍魯，其家尙在六安州。許聞命即檢拾細軟，暗吩咐龍魯心腹一二人，如此如此。許即往六安州備辦豬羊酒米

各物無算，預備盤輪四人馬到來，招待之用。未幾盤輪四將到，許元彬率隊往出二十里，蓋搭棚廠，燃燒爆竹，大表歡迎之意。許元彬接着盤輪四，具道公之美意云：『劉某早日望四哥到來，如大旱之望雲霓，久渴之思甘露，今知四哥到來，劉某萬事皆聽四哥指揮，無不遵守；今四哥已到六安，請入棚住；所有寶河、龍魯、新坡各路，均一一預備公館，豬羊酒米招待，幸勿見棄！』等語。盤輪四見待如此恭敬，心雖欲置公死地，而外面却未露形跡，惟有點頭是是而已。

盤輪四入到六安大柵居住，是日許元彬着部下宰豬羊雞鴨無算，供給各人馬，並先囑其妻搬出一房，打掃清潔，預備盤輪四妻安寢所，並記憶公密囑之語，先行囑其妻服侍盤輪四妻妾，並設法在其寢所詐臥以爲偵探。至時將三鼓，盤輪四入寢所，與其妻妾同眠，許元彬之妻假作服侍困倦，在長板凳睡熟。未幾盤輪四謂其妻曰：『我們此吓好世界咯。』妻答曰：『如何好法？』盤輪四曰：『我在河陽，天險地避，上通洪河，論其山川，曲折紆徐，甚足以負嵎踞守；然欲大展基業，則有不可。保勝一幅地方，爲雲南來往之衝，形勢尤爲險阻，市面更覺熱鬧，若得到此地步，年中抽豐，亦有十餘萬兩；況四鄉糧食供給，絡繹不絕，可以大展猷謀。何均昌土霸，彼方所獲金銀無算，我日夜想此地，而無機可乘，即睡夢亦時常想到。今何均昌忽然來招我入去，豈不是冷手檢到熱煎堆耶？所懼劉某一人而已，我將除之；則保勝爲吾所有，不待決之蒼龜矣！』妻曰：『劉某如此恭敬招待，又何必除？況劉乃吳亞忠血表之部下，從前與爾大家均是同事，相好在前，刻下又無阻抗，且優禮有加，何必落此毒手？』盤輪四斥曰：

「爾乃婦女之流，罔識英雄大事，我誓除此害，方絕後患！」妻又曰：「劉某乃本事之人，且聲威赫耀，今他心意實願服從我等，即收之以作部下，多得一良將，爲大幫手，豈不兩全其美！」盤輪四曰：「一碗飯我自己食之，豈不好，何必分開兩人食乎？」妻曰：「爾之部下，頭目百數十人，個個要食，多劉某一人，豈又分薄，吾不信；況彼等所紮守之處，均食其地方之供給，又何慮耶？」盤聞妻說，井井有條，無話駁斥，即曰：「爾不識事，古云：『不拔眼中釘，喉中鯁，』尙欲安享，未之有也，吾見機行事，爾勿多言罷了。」言畢，遂睡。許元彬之妻，在房內佯爲酣睡，無不一一聽知其詳。次即一一說與許元彬知之。許元彬密遣心腹，將盤輪四夫妻語言，轉達公知，請公加意隄防。公記在心，亦時縈寤。遞日盤輪四拔隊直上寶河關，公之部下，仍然優待，比在六安州時，招待不相上下。盤輪四隨又上到龍魯，豬羊酒米任食有餘，並送大豬一隻，重四五百斤，擲而食之。其馬匹所食之穀，甚多遺棄，踐踏亦夥。次日盤輪四即拔隊行往保勝。公聞悉，預將新坡營盤搬出一空，特留與盤輪四等人馬駐紮。盤輪四將到，公率隊出一二里歡迎，兩家相見，拱手爲禮，爆竹之聲，響震林木，極爲熱鬧。盤曰：「好咯，恭賀，恭賀！」公亦云云。公既預備船隻，接盤入公之營坐談。有頃，公曰：「四哥到此，好極。我之各兄弟，不中用；若能幹事，得了保勝，早日亦遣人往接四哥來主持。今日四哥到來，萬事皆由四哥吩咐。我現在移出有一箇營盤，相距不遠，即在對河新坡地方，請四哥入去駐紮，今以後，如有指示之處，伏懇頻仍賜知，俾遵號令！」盤亦頷之，並有多少閒談。不多時，盤輪四欲去，公即着人駛船渡過對河安歇。次日盤輪四帶數人來見公，彼此仍是談天說地，不干涉兩家私事。間日復來，經二三次亦不過面晤坐談而

已。某日何均昌廖三等往新坡見盤輪四，相談甚歡。盤輪四何均昌廖三等並一齊來見公。何廖等各送茶一桶與公，公受之，坐談不久，告辭而去。越二日，盤之部下最得力人章二來見公。章曰：『四哥屢次踵門謁見，優禮有加，爾亦當去見他會晤，方爲合禮。古云：「有來必有往，」夫來而不往，非禮；往而不來，亦非禮，豈不知耶！』公曰：『愚意非不欲往一遭，無奈蝟務縈纏，且常要派遣各人落鄉追討糧食，諸多未暇。』言畢，章二告辭而去。次日章二又來見公。章曰：『四哥疊次來見爾，爾無一次去見他，爾之意如何，吾雖不能測度，但度此情形，難免四哥猜疑，料爾別有他意。』公曰：『我並無別意，四哥到此，即聽四哥命令耳；我實未暇，非故意不往見也。』談有頃，章二三番兩次勸公往見盤輪四，若不往見，定他疑心等語。公應曰：『既然如此，我看過得閒，我亦去見見。』章二告辭，遂回。公忖思：若去，恐盤輪四謀害；不去，又惹其猜忌。左思右想，忽念曰：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，惟亦須小心隄防，免遭毒手，我當去之，免彼疑而風波陡起。改日先遣通知，遂隻身僅帶跟隨二人，概無器械渡河。營近河邊，公踏足入營門，悉盤輪四在內房，疾趨而進。轉眼間瞧有強壯頭目八箇人，裝束每人佩帶短槍利刀，站立房前，公亦不爲介意，直入房見盤輪四在床，坐床上，煙具齊備，並有大概煙槍二枝，極其堅硬精緻。公坐下，即手執一枝，用手玩弄，並常以目瞭定盤輪四之眼。公意想起許元彬之妻所聽之話，不得不加意防患。公意倘若他謀害，必然閃眼渠八箇人往落手。公一面與他談話，一面以手摩擦煙槍，惟眼則專視盤之面目，以爲準的。公一手執煙槍時，即曰：『此兩概煙槍甚好，我不吹煙，倘若我吹煙，我定懇四哥送一枝與我也。』又曰：『我早想見四哥，因未閒暇之故，今特來相晤，』

並請示如何？盤輪四曰：『今不須打的，直入保勝街，何均昌有話請我進去，他住大屋，爾住街尾小屋，切不可住十號號上；因號上係各大商店，生意旺，我們方有抽豐，是以號上乃衆人米袋，爾亦有分的。』談有頃，公辭出，即手執盤輪四同出。公曰：『我有秘密話相商。』隨出隨四處關顧。方出到門口，公即拉橫盤輪四，公謂曰：『何日往上保勝，請四哥先行通知，若要如何行爲，仍望密示也。』公面辭轉身，兩脚即入船，飛渡而回。回到本營，稍爲一坐，想起今日往盤輪四，乃防其八個人落手；倘盤輪四閃眼，我即用煙槍一根先打死盤，連擊各壯士，飛跑而出；可巧他目無邪視，亦算一場好彩；然視盤輪四之部下戒嚴狀況，與其侍立之八個人模樣證之，許元彬之妻所說各話，實有謀害之意，惟不知如何緣故，使他不動手耳；若動起手來，我劉某這時，性命上不知生死如何矣；或者此中亦有神鬼擁護耶！想畢自己暗暗欣慰。

次日，盤輪四遣先鋒韋二高十二兩人往見公。韋二等謂曰：『明日四哥入保勝在何均昌大屋居住，爾住街尾各小屋，不可在大街之十號各號上居住。』並謙敘閒話而別。遞日清早，盤使人通知公起行，公答曰：『四哥先去，我們擇吉明日方去。』次早，公即挑隊二百人，親帶入保勝街。探看街尾小屋二十餘間，盡被輪四人馬竹筴拆了燒燬，兼之屎尿污穢，瓦礫堆積，不能棲止。公部下等皆憤怒，爾言我語，聲浪龐雜。公曰：『爾等不可多言，各宜站立各商號門邊，聽我號令。』公見街尾小屋竹筴圍籬而成，今盡拆了，且多穢物，焉能立足，喚各人入各大商號暫休息。大商家有記勝、隆成俊、記瑞、記祥等，在大街中。公入有記，在各號弄早飯餐，公則有記招待。未及早膳，盤

輪四帶數十名先鋒出來，與公理論。盤對公斥曰：『我當初與爾訂明，不可住號上，爾何故又住號上耶？』公曰：『在此暫時休憩，弄餐早膳來食，非在此處駐紮；因街尾小屋，四哥人馬先行入去拆去竹笆，露天露地，且穢污之物，重疊堆積，下足不能，況駐紮乎？請四哥到去瞧瞧，便知我在此造飯食後，當回新坡去也。』盤又曰：『前在高平木馬，與吳亞忠老表不對；今在此又兩不相和，我欲死也！』公曰：『我斷斷不在此住，任由四哥吩咐，縱四哥喚跳落水去，我亦跳落，請爲安心！』盤輪四曰：『既確如此，亦罷了。』盤即率數十人回去公館，後忽然又帶數十人復來，謂公曰：『爾無庸回去新坡，暫在此號上暫住，爾之部下，分開號上新坡兩處暫住，俟將街尾二十餘家之屋修好，爾乃遷入爲是。』公曰：『諾。』（盤之復來，因回去公館，再爲思想，恐公回新坡在水口截斷商船，不能來往，致其死命。）如是公不回，即飭人往新坡，搬上號上去住，留祖林黃鼎邦各帶五十人紮新坡而已。公在保勝街有記號住。時號上一概街，均有閘，並四角均有礮台，公即派人上各礮台駐紮。次日盤輪四又帶數十人來見公，公時在有記後進一房。盤進房內，其從來數十人均在鋪面。公與盤在房內坐談，間中無事。不好久，其時刻坐臥不拘，公乘間疾趨一處，與農秀業私語，公曰：『盤輪四今獨自一人在我屋內，正如籠中之鳥，可乘此時機殺了他否？』農曰：『不可，他人馬雖然衆多，素來畏怕我們的；今若殺了他，縱然除了大患，無奈於名譽上不好聽。』公遂不殺。復疾入房，有頃，盤輪四佯曰：『河陽地方路甚崎嶇，可以負嵎踞守，我想回去，保勝一處，我交替爾踞守何如？』公此時無論渠說話是真是假，即欣然應曰：『出自四哥主張，吾們無有不從。』盤輪四又曰：『我們部下人馬甚爲窮困，我

之鄙意，欲遣他們往十洲地方撈下。」公曰：「我亦欲回去六安州一行，因在六安已久，其間多有認爲乾父，親誼久疎，況我放出耕牛多頭，諸多數目，待予盤算耳。」爾言我語，未幾盤輪四遂告而出，次日盤輪四遣莫小晚帶二千人往打十洲。越日公吩咐各部紮守各礮台及四處要區停當，卽帶十餘人，由船落六安州。路經龍魯起岸，一日行到董蒙村，次日行抵六安，各官耆老歡迎，並備辦酒食伺候。公在保勝行後，盤輪四野心勃勃，於各要地建築礮台駐紮。盤輪四又陰遣心腹，唆擺公之部下密反的爲內應。公部下二苟帶三四十人，老黃帶十餘人，被誘允反。盤輪四遣使謂曰：「爾等願反者，每一頭目賞銀千兩。」並允許大頭目與他兩人，經出銀單。二苟黃大領了單，被公部下人早經知覺此事，屢次遣人往六安州，追公回保勝。並云：「盤輪四狼子野心，實在與公爲仇敵；且二苟黃大已經陰反，雖未顯露，若不及早設法處置，定受其害。」公卽回龍魯，農秀業在龍魯，身中有病，時有上思人陳七帶二十三人，又黃姓名官姑大，帶二三十人，均來投効。公正欲往入保勝，忽然盤輪四派人高十二帶數人由艇來到龍魯見公。高曰：「四哥決計保勝地方交與公駐紮；四哥因要回河陽而去；但去保勝後，四哥卽遣派現往十洲之莫小滿（香林按：又稱小晚）這支人馬來紮龍魯。」公答應之。時公之陳師爺及各頭目聽見，各皆怒目切齒。卽拉橫公於靜寂處，私語曰：「龍魯地方抽豐甚多，且此處險要，實爲保勝地咽喉重地，豈可輕以送人；且送之人，又屬對頭，更爲不可。請公思之！」公曰：「我自另有主意，爾們不必多說。」公意暗想由十洲來龍魯，隔河，俟他到來，我卽備船隻先得其各頭目重要人物，裝載渡來。執而縛之，然後隨機應變，但此時亦不對各人說出。公答應後，轉對

高十二，謂曰：『我今在此等候，莫小滿人馬到來駐紮，我然後拔隊往去保勝，敢煩回去先復四哥可耳。』高十二聽公說答應，不勝欣喜，即面告辭，遂回保勝，對盤輪四，將公允諾緣由縷說如此如此。盤輪四歡天喜地，登即傳部下先鋒蔣六到來面示，着蔣六速往十洲，喊莫小滿統帶所部二千餘人，直往龍魯，俾得劉某來保勝，我欲回河陽一行云云。蔣六聽錯，以為喚莫小滿速回保勝。當叮囑時，蔣惟唯唯，刻即馳赴十洲，入見莫小滿，蔣曰：『我奉四哥命令而來，喚爾速回保勝，四哥要回河陽一行。』莫小滿曰：『諾。』蔣六即告辭馳回保勝，復命對盤輪四說：『照四哥吩咐，遵即馳往十洲，見莫小滿，詳告一切，大約次日不到，再日定到。』等語。盤亦歡心。遞日莫小滿人馬，盡回保勝，將近，盤輪四遙為瞭望，見各人馬蜂團蟻隊，謂曰：『此幫人馬，如此衆多，是誰的？』衆有對曰：『是莫小滿的，他由十洲回來。』盤輪四聞說，跳躍大怒，連聲喝罵，即着人喚蔣六來。頃間傳到蔣六，盤怒極大聲，以手去點點，謂曰：『蔣六，我喚爾落十洲，講何話？爾去到如何說？爾一一講出來！』蔣六答曰：『四哥吩咐去十洲，喚莫小滿回保勝哪。』盤輪四怒髮衝冠，大罵曰：『爾隻龜，我喚爾去喚莫小滿往去龍魯，今他回來，爾此龜，尙要得的可殺，可殺！』蔣六見得此段情狀，慌忙趨出。盤連聲喚曰：『捉他，捉他！』各見兄弟相好，均皆袖手。蔣六即飛走入新坡，用刀砍蕉樹四條，結排順流直落龍魯見公。說明逃走緣由，并詳告盤輪四日夜想計謀害公。即指天誓曰：『我蔣六，今年二十六歲，係盤輪四引為心腹之人，親耳親眼，得見得聞，盤輪四圖謀公，屢次設計，且暗誘公之部下二苟黃大兩人，作為內應，并出獎賞憑據銀單，收受在手；如有說錯，天地不容，神明鑒察！』蔣六於是遂往龍魯，轉投

公之部下矣。次日盤輪四偵悉蔣六跑往龍魯，即遣派高十二，帶十餘人，由舟來龍魯，并囑高十二見機行事。高十二入見公。公因蔣六來說這番情形，一見高十二，心已不悅；但尚未露形跡，顧謂高十二曰：『爾來爲何？』高十二答曰：『無甚麼事的，不過來看看吓啫。』公曰：『爾想來捉蔣六耶？』公以手指裏房謂曰：『蔣六即在此間，爾要捉，便入去捉也。』高十二見公神色含怒，知是蔣六已將盤輪四內容密告。高十二曰：『非也。』公曰：『四哥之意如何？』高十二曰：『四哥別無他意，惟常亦說與你們和衷共濟，彼此聯絡，其心實要顧你們的。』公曰：『高某休要說謊，四哥心跡，我知之如見其肺肝，他之心願極大，無非欲一網打盡的。』時官姑大在旁，睜目環眼，站立，公以手指之，謂曰：『此即是官姑大，從前亦與四哥同過事的；他乃朱騰偉部下勦辦元清四立大功之人，四哥心體，他亦知。我今亦不妨明說，我實在不往保勝，踞紮龍魯。爾尙有何事否？如無別事，從此請出！』高十二見得入在公之勢力範圍，不敢辯論，只得唯唯退出，率帶來之十餘人，落艇，望保勝而行。高十二落了船，忖思公這番含恨，并不置理，且語言強硬，明說蔣六在此，不能奈何他之意。心上怏怏，已激得氣不通天，遂加造是非，回到保勝，入見盤輪四，復命曰：『劉某，明藏匿蔣六，四哥亦斷不奈他何。』并捏造許多激烈之語，盤輪四遂至含怒不樂。自此以後，公與盤輪四并不會面矣。

先是公聞蔣六說黃大苟二反狀，即使人密上保勝，囑咐各位兄弟，緊守各礮台，所有要區均要踞守，我即上去。并囑先將九二（即苟二）黃大擒縛，黃大因知事洩，已經遠颺；惟九二擒獲，解到龍魯，公令斬之。越六日，公囑

許元彬，帶部下踞守龍魯。公卽帶齊各人，爲拔隊前往保勝。到保勝仍暫住有記，並派遣四處分紮要地，布置一切。周妥數日間，盤輪四派張師爺來見公，張曰：『四哥今見與公兩相猜疑，意欲兩家和睦；但要擇日，兩家出河邊沙灘去，兩人誓願，方可釋疑；若恐有別樣意外，到時由四哥舉派十箇人過公此邊站立；又由公處選派十箇人過四哥這邊站立，互相監視；但兩家及各十箇人，均不得攜帶器械，均要彼此先行搜過身，片物不許佩帶，惟許空身而已。公意以爲如何？』公沉思，已知盤輪四此人狠毒，並非好意，一定又是設計舞弄，但我有我計，何妨將計就計，卽答曰：『如此甚好，甚好！請老兄卽回去復命，便是！』張師爺遂告辭而去，回對盤輪四，將情形照說一番。盤輪四默然無話。次日張師爺又來見公，張曰：『四哥云：要擇一箇上課日子，方好如期盟誓。』公曰：『如何擇法？用何人揀選日課？日子之事，各有各合，有時合他，恐妨與我不合的；有時合我，恐妨不合他的，究竟以何爲準的？』張師爺云：『他亦是喚我擇嗜，我一擇好卽送來與公之陳師爺，彼此兩家研究的，是上課，然後用之，請勿過慮！』說畢，張師爺又告辭回去復命。盤輪四日夜籌謀，左思右想，仍恐上了公之當，猶豫不決，遂將請張擇日之事擱下。且說公之將計就計之策，無用利器，祇有隻身，想起自己拳棒工夫，乃家學精藝，且彼時年富力強，到時盤輪四一近身邊，卽用手指扣他兩箇眼核，一脚卽打死他，并連他之十人，有何不可。遂先將自己右手指甲，先期用刀削得尖利無比，屆時方好行事。誰知日過一日，并無其事，已成畫餅，公亦擱置不問。自此以後，盤日夜想計謀，無非欲置公於死地。住旬日，盤輪四思想兩家出沙灘誓願之事，不是上策，卽另設計。因見他駐紮地方，與公等係屬隔牆鄰近，

想用透地窰，藏埋火藥，炸燬公等，登即祕囑部下，挑選人挖地透窰。挖數日，當更深夜靜時，傾耳暗聽，聞用尖打擊，隱隱有聲，公曰：『是挖地窰，以火藥埋攻，直欲一網打盡我等也。』遂不動聲色，吩咐部下各人馬，祕密遷徙，移過不近其挖地窰之處。又恐去了一空，惹起盤輪四生疑，只得日間多使人往有記各號，上曬棚等處耍擾，或唱戲以爲消遣，或唱歌互相答應，一如常住；惟夜間則戒嚴預備。盤輪四屢見公之住所，常有人擾攘，亦不之疑，即暗爲號令，出頭目如此如此行事。公於近數日間，亦密令各部，每逢入夜，預備攻打，如何如何，各皆聽命遵照。忽然有一夜，下半夜，五更時分，其地窰之礮，輒發起，聲震天外，兩邊諸店，多有倒塌，磚瓦木石，拋飛半天。盤輪四遣高十二帶精悍一千名出來，方出營門，即關閉了，志在決使高十二等死戰，要勝乃回之意；若不勝仗，亦無歸路，如淮陰侯背水陣，置之死地而後復生計策。高十二出營，手執令旗，當先帶隊，早被公部下遙遙瞥見，即預先躲在避處，覷定他將近，用短火一槍，擊中其手，高即倒地，自先退回；惟其隊伍，恃其人強馬壯，火器充足，且皆先鋒手，焉肯願輸，以鏗銳氣，即仍然蜂擁而來，聲勢浩大，有檣槍二三百，共成一隊。盤部衆，人人身上佩帶火藥三四斤，手執火藥袋，即非檣槍隊，身上四圍亦均有火藥，意實一戰而勝，大挫公等虎猛之氣。公之頭目陳四，在礮台帶隊，由小巷出。陳四先行，瞭見大隊，檣槍林立，即暗暗在橫巷中，點起火藥袋，擲入盤部下人叢中，惹起他各人佩帶火藥及火藥袋等，一齊燒着，天大一聲，盤隊人叢，自作成一口大礮，轟裂，飛拋去六七百人，高在天半，橫列二三里，不完不全之身手，頭脚、皮肉、血液，無處不有，尙有二三百，燒得半死半生的，焦頭爛額，肢體不完，或能行或爬行，或不能行。公之部下，盡將

其不能行之衆斬之，并追擊其能行者。剩有多少回營者，後亦斃了。計是役，高十二所部千人，全隊盡滅，生存亦無幾矣。惟高十二先退，得生耳。公等大獲勝仗，盡得其糧槍針槍數百枝，即收隊回營。盤輪四被公等將其部下燒滅千人，驚得膽落天外，魂散九霄。妻妾咸出怨言，盤祇得默然不語，遂將其家小搬走過對河之汛防地方居住。數日間，公又用計挖地窰，欲埋火藥，炸燬其營。挖將近，被盤軍偵悉。盤輪四謂曰：「他拾人之計，又用火攻，今我卻將計就計，即將其所挖之處，尋獲挖開，用水灌死他挖窰之人，豈不美哉！」盤正在飭令數十人落手掘挖，又被公偵悉。公曰：「他既覷破我們火攻，欲截住挖窰，用水灌浸，使我等挖窰之人，皆爲魚鱉。我今一想，又可將計就計，不久攻燬其營，即將火藥埋入，裝束停當，即用藥線燃點，忽然一聲炸裂，將其挖地窰之人，盡被泥掩數十之衆，均皆生葬這方矣。」

越數日，公於半夜，親督率部下先鋒百餘人，銜枚，搭梯爬牆，暗襲其營，踰垣而入，半途之中，被盤輪四醒悉，用槍環擊，并用磚概，紛紛亂擲，一石飛擊，中公之頭顱，可巧戴着銅鼓笠，蓋住，否則頭顱皆成齏粉。又一石飛擊，上公之面，已受破傷，不能抵敵，公迫得率隊退回。又數日間，盤輪四見頭一陣，被公等用火藥燒滅其先鋒千人，且屢次用計，多不能行，又被公等用火藥炸埋其挖地窰之人數十，事事不能如願，心甚憂悶不樂。忽想起另祭過旗，或者改敗爲勝，即擇吉祭旗。到時率千餘人，出保勝河之沙灘，上搭檯，將豬羊牲品陳列。於將祭未祭之先，公未發出號令，惟其部下，箇箇銳氣百倍，即暗約五百餘人，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，各荷槍繞道，從河邊小路而來，將到，一齊

拈槍放擊，斃其數人。盤輪四人馬，正如驚弓之鳥，睨彎月而心寒，失水之舟，望汪洋而色變，不知公等部下人馬多少，遂盡棄牲品，望風而逃。公等部下，將其豬羊各件，一概取回，又得大獲勝仗。回到，公始聞知，公惟一笑而已。後盤輪四挑選精壯三四百人，遣莫小滿帶往新坡七營駐紮。公遂佈置，着曾七等堅守保勝。自己親選百餘人，前往新坡攻擊，晝夜開仗，不分勝負。某日，將傍晚，公下令速斬樹木梢，扎成把，拋擲在其營邊，隨拋隨積，堆起以爲遮身，不多時，三面堆積如山，重重堆塞，惟留近河水一幅，祇水路可走。公等三面蜂擁而入，一齊逼近，槍斃其衆甚夥。莫小滿等見營已被破，勢不能支，遂紛紛投河，冀逃生命。無如河水甚深，跳落擠擁，死者無算，遂大敗矣。公等大獲勝仗，遂踞守新坡營柵。盤輪四自此次失敗後，對人謂曰：『新坡失守，我定要辦一人，方遂我心。』先是盤輪之部下，有頭目黃寶盛之弟，帶百餘人，與莫小滿同在新坡紮守；今新坡失守，盤輪四謂要辦一人，一定是想辦其弟無疑；因莫小滿係他重用之人，斷不肯辦的。黃寶盛因此恐慌，遂漏夜來見公之部下頭目曾七。寶盛曰：『我欲反投劉公，未知老哥肯爲介紹？』劉公是否見諒收留？』并將其猜疑情形，對曾七略爲說過。曾曰：『諾，既如此，我當爲傳達。』曾七遂落新坡，入見公，密告黃寶盛反投來歷情由云云。并說他願先行帶家小過來；若攻擊盤，他爲內應。公時允諾，并囑曾七轉回致意；若寶盛到來，即係大家患難相聯，苦辣同嘗，他日好景，自然共享，斷無別意的。曾七回到保勝，將公答應話頭，一一說知寶盛。寶盛漏夜即回，帶家小及手下之十餘箇家小，概由後山偷過，來保勝公等之營。曾七安插週妥。寶盛即暫返回盤營，聽候起事。曾七即落新坡對公，又將黃寶盛已帶各人家眷來了，伊亦安置在

營。曾七曰：『黃寶盛家小已來，正如爲質他作爲內應之事，斷無二心；若趁此時機，內外夾攻，盤輪四縱不至死，亦當棄營而逃。』公曰：『吾意亦早見及此，速回可也。』遂回保勝，號令各隊，分開四面，將盤輪四之營，環而攻擊，兼各處礮台，及高山後山大礮亂轟，聲震天外。黃寶盛一聽礮響的消息，卽反帶數百之衆，在街尾擊上，高山後山大礮轟入，盤營後座崩塌，公之隊伍，爬牆而入，遂佔踞之。隨卽趕他，正如羣虎逐羊，盤軍人馬，各由前門，奔走入各鋪，及三界廟等處。公又兩頭截住去路，盡力夾擊。盤隊人馬數百餘人，知難逃生，各人卽手找得一木板，各皆梟水，希冀萬死一生之計。公等卽兩頭趕入，喝令向水面紛紛轟擊，落水斃者數百餘人，全軍盡滅。是役，公等大獲勝仗，奪得槍枝器械無算。所遺盤輪四先前家小，移住汛防之人馬，輜重軍械各件而已。盤復經此次大敗之後，見得部下三四千人，皆被公勦滅將盡，萬不能與公爭衡了。尙幸汛防這枝人馬數百，及有轎車器械等物亦多，遂暗決意逃走之計。時五月下旬，河水漲大，適有高船及各鹽船數十艘，其中多有重備貨物的。盤輪四卽飭令各人馬，概勒令各船駛近，將所備貨物，一概拋棄入水，裝載其人馬輜重器械家小等，漏夜乘江流漲大，順勢逃走。公預先偵知消息，飛令各近水卡口，裝設大礮，所有新坡龍魯等處，河流兩邊，均架大礮，交叉轟擊。時因下旬，月暗擊之，中與不中，無從查考。公又飭農秀業帶百餘人，由萬厚船水路追之，追到頓關，查詢盤輪四等已經由頓關起岸，逃望河陽去了。該處土人又云：『盤輪四辦有二十餘船，載到興化了。』農秀業棄盤軍不追，卽放船落興化，將盤各載船，共二十餘隻，用排皮封了。農秀業卽交替人將載船看押，載回頓關，起全躉放。農由興化起旱，過三圻去了。

先是公與盤輪四疊次互相攻擊，時盤輪五，盤輪七共帶數千人馬，到左大左祿地方，意在來保勝，助彼哥哥戰事。只因屢次聞報，盤輪四大敗，不敢遽往保勝，逗留在駐紮。越南國王聽得此點消息，諭令張駙馬掛帥帶南兵六千人，水陸并進，前往左大左祿，攻擊盤輪五盤輪七等人馬。兩軍對壘，張元帥被盤黨擊得大敗，斃去千人之多。嗣德王聞悉駙馬師大敗，登即降旨，將元帥革職。元帥因功名革了，不得坐轎，自己拈着杖棍一枝，行路，率兵奔往三圻，適與公之部下農秀業相遇，元帥與農秀業彼此相見，敘談甚久，并苦求農秀業，帶隊復去左大等處攻擊盤輪五等。秀業曰：『盤黨兄弟數千之衆，你們各率南兵六千迎敵，尙且奔北；我今手下帶來者不過百餘人，縱使會飛，亦難取勝。如此，不若勿擊，免敗名譽之爲妙也。』元帥曰：『我所帶來南兵，除去傷亡逃走外，點算亦有四千人之左，爾去即隨爾去助戰，爾之百餘人爲先鋒，攻打頭仗，必然得勝。』農見他再三苦求，迫得允從。農秀業即帶百餘人爲前敵之師，到則攻擊。農部下一可當百，先行陷陣，勢態猛烈，猶如神兵。盤黨大敗，盤輪五盤輪七等部下，何大帶成千人，張廣蘭帶二三百人，陳慶春帶二百餘人，魏九即白兵九帶二百餘人，謝仕芳帶數十人，共有千餘人之多，皆反投農秀業部，是以奏捷如此神速。農秀業大獲勝仗後，有一異事，甚爲奇特，忽然空中一聲崩響，天門大開，隨即大礮三聲，其天內之山川樹木屋舍人物，凡各飛潛動植，無一不如人間，少時有兩星如斗大，一團紅光如火，互相打擊，擊來擊去，一星漸漸趨下，一星近之，其趨下之星，忽然一聲，大響碎散，紅光四射而沒，其在下之星，遂復上，從天門而入，忽然一聲崩響，天門遂閉，又大礮三響。人人共見共聞，莫知是何緣故。時七月十三日，事後一二

日，聞吳亞忠在此，實被翁勳撫槍中身故，或謂此散碎之星，卽吳亞忠，未知是否，姑誌其異，以待後之研究天文者。

且說張駙馬得農秀業攻打頭仗，大勝，越王聞奏，將他復回原官，並賞加大銜頭。斯時張駙馬歡天喜地，頻謂得農秀業之功，一戰取勝，轉問農秀業曰：「爾今攻打此陣，戰功非小，爾究竟想做何樣官？爾不論文武，由爾所想，我爲爾奏聞聖上，定然如願以償也。」秀業答曰：「筮仕一途，予甚冷淡，不論文武，均爲不入耳之談；我不願爲官，只欲爲商，惟欲運貨由河內上去保勝，一概免去釐金稅務，此願足矣。」駙馬曰：「爾欲作何種商業？」秀業曰：「我欲輪流通鹽，每次二十餘儲，大船免稅。」駙馬曰：「免到幾時？」秀業曰：「三年爲限。」駙馬曰：「上水免，抑落水免耶？」秀業曰：「上落水船均請免也。」駙馬曰：「如此，我爲爾奏明王上，聽候施恩，准與不准，由王作主。」話畢而別。後因盤輪四卡塞洪水河，不能通行，作爲罷論。且說農秀業得勝後，遂拔隊并帶招安各部下人馬，一齊望保勝而回。回到保勝，秀業見公，敘說始末，互相欣喜，并帶各招安頭目與公相見，皆各魚水相投，喜樂無極。謝仕芳進言曰：「盤輪四被公屢次戰敗，心膽猶寒，以弟愚見，只宜乘機起大隊人馬，直搗河陽窠穴，以除後患，未知尊意如何？」彼此數人會議，亦道有理。公卽遣農秀業統下數百人，黃寶盛數百人，及新招安之千餘人，共二千餘人，配帶檣槍兩百餘枝，戰馬四百匹，遂起程望河陽進發。去到河陽，卽攻擊盤輪四寨柵。因招安之衆，并非各人主意，不過頭目之願，衆人一時不得不從，今見到了河場，各皆復反回去；各頭目僅何大反去，餘皆不反。各散人拈槍，全數反了，祇剩數百人，各見情形如此，無心戀戰，遂大敗。所有槍枝馬匹，一概失了。惟尙有馬七八匹，槍枝有限，各人隻

身打杖棍回保勝，見公請罪。公曰：「勝敗兵家常事，何必芥蒂！今後當振刷精神，以雪此恨爲上！」遂暫閒住。

三下 黑旗與黃旗之角逐二

遞年四月馮提督子材，率二十餘營人馬，進兵攻擊河陽。馮提督先遣各統領，管帶各官兵先去，伊到北甯，派楊瑞山馮月亮到保勝，見公并送五品藍翎功牌與公，并請公遣營助戰。公即揀編爲福字前後兩營，交農秀業爲統帶。當時公本欲自去，楊瑞山曰：『無須公自去，即改派一得力人員去之可耳。』公遂派農秀業爲統帶，望河陽進發。秀業統帶部下，由保勝進行，橫過都窰銅廠，至離河陽三十里之船頭圩駐紮。因聞馮軍尙未到河陽，自己人馬又少，迫得在此起築營盤駐紮，堅守以待，未敢交鋒。馮軍各統帶等由三圻攻上，到八九月間，馮軍正在攻擊板龍徑，此徑乃盤輪四人馬把守，地方極其險阻，路單邊，而且曲折紆徐。馮各軍，打到來年三月不下，傷亡甚夥。馮子材親率兵士督隊，攻擊板龍徑，破之，直抵河陽。馮軍駐紮孔板徑，（離安邊七八里，安邊與河陽對面）馮軍及福軍，知會兩頭攻夾，成個月，然後攻入河陽。盤輪四大敗，棄河陽逃走，數日路之遙，入白苗順天主處。馮子材遣黨德三帶四營人追之，追到南天吊竹山，不見踪跡，收兵回河陽紮。時三圻梅布政，帶有成千南兵，往去助戰。因五六月間，水土不服，死亡甚多。馮公欲回天朝，即責成梅布政曰：『河陽乃三圻屬地，今我萬里進兵而來，爲爾等打回交

爾，爾應即帶爾各兵，在此駐守可也。」馮子材交替已畢，即班得勝之師，陸續回出龍州去了。公之福軍，亦回保勝。盤輪四聞得馮劉兩軍已去，即復起人馬來攻河陽，到可以瞭見河陽之徑頂環地方，施放槍炮轟擊，梅軍一聞槍響，箇箇驚狂，人人震恐，遂棄河陽而走。盤輪四又復踞守河陽矣。

香林按：永福與馮子材合攻黃崇英於河陽，在永福本爲洩憤，非即投降清軍也。惟當時官方則遂盛傳賊首劉永福歸降矣。徐延旭越南輯略世系沿革篇云：「九年（同治）興化省保勝賊首劉永福，太原省蘇街賊首鄧志雄，皆來降。夏四月，黃崇英遁入保樂州白苗界內，提督馮子材班師。七月初九日師至龍洲，而黃崇英復踞河陽，劉永福復據興化之保勝，鄧志雄復踞太原之蘇街。」觀此可知當日一般傳說矣。

盤輪四復得河陽，銜恨公入骨髓，惟兵力不敵，智計俱窮，居然如公瑾自嘆：「天生瑜，何必生亮」之言，但心仍未甘，遂又大起人馬數千，來撲六安州。許元彬聞得這點消息傳到，未免一驚，星夜飛報公知。謂「盤如此情由，現在駐紮六安人馬，不過二百人，焉能抵敵？請公添派人來六安，以爲縱不能拒敵，亦可聊固吾圍之計。」公聞訊，即添派百餘人，星夜馳赴六安，聽元彬調度。於是紮守六安，計共不過三四百度。時盤軍來到攻擊，許帶隊迎戰，擊退盤軍，連戰二三仗，互有勝負，均有傷亡。惟見盤軍日日加增，忽然又有白苗數千，來助盤戰。許元彬見不是頭路，在此斷難抵敵，迫得全拔隊望龍魯去了。盤軍遂佔踞六安。五六月間，盤軍分率大隊人馬成萬，由安平府扯過頓關駐紮。次年二三月間，公見被盤輪四紮住頓關，河道梗塞，商業不通，甚爲障礙，即遣農秀業帶三四百人，先去頓

關，公隨後。公佈置守保勝停當，即招雲南上方佬張五爺名守佳的，二三百人帶去，各隊齊集在頓關對面河駐紮。所有糧草，均由保勝用船裝載而來。盤軍偵悉情形，即遣派假裝公之人，往上節向離數十里水道，喚泊近船，糧船不知緣由，以爲公之人馬所喚，即撐近，盤軍遂截獲而去。盤軍得了此幫糧草，即在該處建營寨把守，截斷公糧，因是公之糧道不通，不能耐住。公曰：『盤輪四詭計，截奪我糧，今又復在此扼守咽喉必經之路，糧草斷不能來。古云：「未動兵，先運糧。」今糧告匱，部衆焉能枵腹以從爲今之計，六六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。』主意已決，遂盡拔隊往入十洲，逢山過山，逢水過水，其中山路，高低曲折，險阻崎嶇，直有辛苦備歷不得已之事矣。數日間行到猛羅。公在頓關行後，盤軍分隊二千人，由頓關上寶河駐紮，卡住公回保勝歸路。公由猛羅轉回保勝，路經猛昔，又被在寶河之盤軍千人，到來截擊。（猛昔離寶河關四十餘里）被公等擊退。公始得由猛昔上去，紮板廩圩。公令在板廩建築營壘，遣魏九卽白兵九陳慶春共帶二百人，在此駐紮。其餘各隊，公皆帶回保勝駐紮。公回到保勝，見得各隊人馬，多有散入十洲，卽頭目如蘇街黃二，亦去；其原因：因聞得頓關敗仗之耗，無心在此，所贖者皆有家眷之人，及各老兄弟不走耳。公見此情形，亦知自己糧草少短，無可如何。次年正月，公見糧草支多入少，非有來源，難以曠日持久，卽親帶二三百人，落十洲去捐簽軍需。沿途路經各地方，屢捐不起。

適值十洲幫子亂，幫子者乃雲南兼界山野之人，自言有法甚大，槍擊不中，刀刺不入。公部下前在保勝散去各人，有二三百投入，聲勢更大。十洲本地土人，雖然每家各有槍刀，惟不敢與其對敵，各處受其蹂躪騷擾，酷慘不

忍述言；因而十洲地方畏幫子如畏虎狼，說着幫子二字，人人喪膽，箇箇寒心。見公來捐簽，多有謂曰：『如能擊得幫子退，保護我們領土，不致有生命財產之虞，則我們多多亦捐簽也。』公如是，即率各人馬，在猛寨與幫子交鋒，大獲勝仗。公之前去投幫子者，概回投公。幫子大敗，逃二百里之遙，猛疏境界，會集千人，其頭目則曰打泊令排。公等擊退幫子，各士人歡聲載道。斯時與士人商議，欲捐得千把銀，到十一月，返回保勝。乃猛地各戶，苦瘠異常，雖欲捐多，不能如願，共計不過捐得幾百銀。適幫子擾亂，猛禮被圍，十分危急，猛禮州上官刁文墀之父刁某，父子商議，早聞得公在猛寨攻幫子，謂公之智計，必有勝於常人萬倍，若要解圍，非公不可。現在幫子匪徒圍困，正如鐵桶，難以勝敵矣。遂密遣人派小船百餘張，并派得力人員羅廣交前來，求公救援。各船一到，羅廣交入見公，行禮畢，公問廣交來意。羅答曰：『幫子蹂躪，十洲咸皆切齒，人人欲食其肉，而寢其皮；但彼之兵力，十分利害，難以抵當。現在猛禮被渠圍困，危險實甚；猛禮州官，聞公大名，纔在此方擊敗幫子，於是州官父子相議，以爲非公不能解圍，因特派羅某帶小船百餘，張特來接公，入去相救解圍。萬求火速起程，地方感德。』公曰：『我保勝尚有千數人馬，專候我們回去過年，我今簽得多少銀兩，正在將起行回保勝，發給口糧，往猛禮之行，未便應允；祈回照復，俾他另行設法，解圍可耳。』羅廣交哭曰：『公若不往救援，猛禮地方，不特長官被害，而男婦老幼，諒亦無噍類矣。』再三哀求，公曰：『既然如此，我當舍緩就急，爲爾一行是也。』公遂號令各隊人馬，概搭小船進發。公到猛禮，一連攻擊十餘日，擊斃幫子數百人。幫子大敗而逃，其圍遂解。刁文墀父子，歡天喜地，感公大德，正如天高地厚，酬勞犒賞，自不在言。時

已臘月下旬，公欲跑回保勝，無奈刁文墀之父，優禮招待，十分敬意，并說年暮期迫，萬乞在此度年。公見得歲律云暮，姑允其意。過了年，刁某即帶其子文墀，過來拜契，認公爲誼父，拜了回去，即送銀一千元與公，收之。正月初六日，公由猛禮回保勝，刁文墀帶四五十巴兒兵，親送公，返到保勝，住十餘日，方由保勝回猛禮。時盤軍大隊人馬在寶河關駐紮，其把守頓關者，不過四五百人而已。

七月，盤輪四在寶河，起兵來困龍魯。公在保勝，聞到此宗消息，即招募上方佬百餘人，又選帶部下共二百餘人，直抵龍魯，隊伍共計五六百人，安營駐紮。只因盤軍人馬衆多，在龍魯地方，三面均被他圍困，獨近水一面未困，尚可出入自如。由七月開仗，到十二月，互有勝負，是月下旬，公踏看地步，見有一山頂甚高，若在此建築營寨，即四面可以擊射得到。即下令在山高處起寨。盤輪四知此地勢甚高，非佔得此着，難以取勝，即激勵部下，奮勇佔奪。次年正月初二日，失去。公見失了此寨，不勝憤憤。初四日，下令曰：『今日你們各家，無論如何，皆要發奮向前，誓將此寨奪回；不然衆人被其困窮，無所復之，惟有各人聽斃而已！』說得淋漓痛快，衆人聽得，齊聲皆願敢死，爭先奪回。是日開仗，步步進上，銳氣如飢鷹特出，矯健異常。盤軍佔守高山人馬，盡被公各手下擊入，將數十人盡皆斬去，遂復回此處營寨扼守。施放檯槍大砲，擊落盤軍。本日又在此山低些，有一嶺嘴，再爲築起一箇營寨，上下互爲犄角之形，協助攻擊，十分厲害。初五日，盤輪四頓足憤恨，即親率大隊，來撲嶺嘴，兩相攻擊，成日之久，兩家槍聲隆隆不絕。公軍地勢居高，施放各槍，無不命中；以故盤軍死亡，尸橫遍野。彼之隊伍，由低擊高，槍槍虛發。兩軍對壘不多時，

公等亂將火筒狗大槍施放，有散碼飛擊，中盤輪四頭顱，登時仆地。盤軍慌忙，將盤抬走，遂大敗。盤軍敗回，各人驚慌，箇箇手慌脚痺，不知如何結局。盤輪四口囑宣化人黃大渡晚掛帥，統軍應敵。并密囑如此如此。語畢，自己着人抬，望怕河南角白苗境界調醫。（怕河南角離龍魯二三百里）大渡晚下令曰：『勝敗兵家之常，無足怪者；今四哥雖然中傷，惟非要害，諒不至斃；我正當鼓勵三軍，報復此仇，你們各須努力，必然轉敗爲勝，他日自有好景也。其各速往各山，大砍竹木，我自勝敵計策！』衆聽畢，遂向各山砍伐，刀聲丁丁，四山嘈雜，遠近皆應。次早，盤軍之右江人廖四，反來投公，數說盤恐慌情形，刻下雖然砍伐竹木，其實檢拾預備退走，免得敵人尾追之計等語，是以到夜間仍然伐木砍竹，聲聲皆應。公已知內容，即發令四處着人亂喊，喊曰：『盤輪四死了，盤輪四死了。』遂大殺過去，其軍益加慌亂，遞日到下午三點，因天落雨，大渡晚下令：『天已落雨了，各人回去。』遂乘雨勢，暗令退兵逃走，遂解龍魯之圍，所有盤軍，盡退入怕河南角，陸續奔回河陽。盤輪四在河陽，調醫全癒，遞年，即統大隊人馬二萬餘人，分四路進發，到六安州，分一支過安平府出頓關，分一支過寶河關，由寶河一帶紮到十洲，所有十六州，概被他佔踞。盤輪四講到龍魯，當然畏懼幾分，是以未敢向龍魯攻擊，自督隊去紮猛馬，因猛馬離猛把二十里，猛把離保勝三十里，相距非遠了。公偵得這宗大隊消息，愈加戒嚴，即挑選數十人，落猛把去紮。該處大王廟間，曾被莫小晚人馬燒壞，公到此，用茅蓋好，即在此廟居住。并四圍起寨，堅築礮台更樓，以梗盤軍進窺保勝。公見保勝糧餉無多，誠恐支持不久，即號令在保勝各隊分散，前往新馬街怕河南角一帶，收取糧米，僅有百十殘弱士卒，守住保勝。

而已。時猛把禾稔穀熟，紮守保勝之黃廷揚、黃亞祥、黃寶勝等頭目，帶率男婦老幼百十人，來猛把割禾，以作糧食。公之先鋒盧玉珍亦來，盧乃廣西貴縣人，與公之部下人岑大同鄉。岑大向玉珍借馬一匹，僞云：「騎回保勝。」詎料岑大借得馬到手，騎上一鞭，意向猛馬而行，反投盤軍去了。猛把對面有田垌，公命在此築起營壘，與各婦人歇宿，及收穀暫貯之計，陸續割禾，陸續喚令女人挑回，男人仍在其處。公適沾有疾病，各人皆勸公暫回保勝，公曰：「不可，此等微恙，日間調理，自然全癒，何用回耶？」且說岑大馳馬反投入盤軍，將公等內容，一概詳告盤輪四，據岑大所說這箇情形，娓娓動聽。盤曰：「上天助我成功者，此其時矣；時哉不可失，機會難逢，吾將振刷精神，再振軍容之盛，與劉某再決雌雄耳！」遂飭往河內辦大幫軍衣、新草帽，所有各部下先鋒隊，箇箇新裝，縐紗各等，件件光閃奪目。盤已知公之內容，遂率大隊人馬千餘人，來撲猛把，其意以爲垂手可得，定入保勝度歲，乘興而來，洋洋得意。旗幟到處，公等之搬穀各小兒，瞭見盤軍開隊前來，遂回報知。時割穀之人尙未回，公卽密遣人馳去，囑令包抄擊之。公本擬力疾帶數十人在正路接仗，盧玉珍再三勸止。盧遂帶隊出去，獨自一人，在大王廟，屢屢焚香擊鼓，懇求大王顯應，擊退盤軍；不然棲身無所，性命堪虞；總求大王陰兵助戰云云。該猛把地面，有大坑溝一條，兩家軍士均要過溝，方能交鋒。公部下陳十、李大，各使火筒狗大礮，先率各隊過溝。盤軍人馬數百，先到對面，陳十、李大等，開槍攻擊。少時，擊退盤軍，飛奔退出，會合大隊。陳十、李大，那裏肯休，跟踪追趕，到其大隊。李大在正面，與盤軍交鋒，可巧陳十先已暗由山腳潛繞上山頂，裝架大礮，入鉛彈數十顆，覷定盤軍人叢中施放，槍聲響處，擊斃盤軍數十人。李

大等見得盤軍陣敗，卽奮勇爭先追趕，悉力攻擊。忽然一聲鼓響，塞住盤軍去路，方知黃廷揚、黃亞祥、黃寶勝等包抄人馬到來，兩頭夾擊，槍斃盤軍無算。盤軍冒死飛奔，不得大路，過時卽跑上山，踐踏成路而去。陳、李、黃等冒險追入山麓，隨追隨喚嚇曰：『爾等棄草帽、縐帶、槍支，我不追也。』各遂盡棄奔遁，是役公之遣令陳、李、黃等，不過數十人，黃廷揚等由割禾處過去包抄，亦不過百餘人，共計二百人左右，擊得盤軍數千大敗，固由人力，亦有神助，豈非天哉！公等各隊回來，計奪得槍數百桿，軍火、器械、草帽、縐帶無算。各人歡聲雷動，且按不表。盤軍人馬回到，盤輪四怒氣冲天，遂傳令執通水之岑大縛之，少時各手下縛到岑大，帶上盤輪四大罵曰：『爾這龜頭，說謊騙我，害得我軍大敗，損兵折將，拋棄軍裝，爾罪不容誅；爾前說何話，爾記得否？爾說劉義手下已散去各遠方撈食，現下無數百之人，且糧食告匱，若乘此時擊他，垂手可得，何以今日我等出去，與他開仗？劉軍大隊滿山徧野，數千之多；且人人敢死，個個爭先，黑旗如雲臨天，人馬擁擠異常，爾此奸細，是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？』喝令牽出斬之，遂斬岑大示衆。公自此次大獲勝仗，點算奪獲檣槍二百餘支，槍數百支，新草帽縐帶等數百件，囑令將各件搬回保勝，公亦返保勝。商議以得勝之兵力，籌畫進兵攻打寶河關。此關，彼時盤輪四踞守，在此駐紮大營，裝有扒船、長龍船、百十張，巡緝。公見寶河失與他，抽豐無着，錢糧乏缺，非打回寶河，財政困難，莫可言狀。遂親帶二三百人，往寶河，擇地安營，屢次攻擊，雖然勝仗，惟無大創，箇月之久，攻之不下。公等部下各頭目，集議云：『欲攻破此關，非多招人馬不可。』公曰：『招人，無銀奈何？』農秀業曰：『從前截獲盤賊之鹽，數十萬，在頓關，可用來按與各大商號，取得一二千銀

招人，如此策不能如願，或向黃督統大臣商量，與彼皇家借得一二千，亦可。」各皆贊成，秀業曰：「策雖可行，惟沿途水路，皆盤賊勢力範圍，又將若之何？」公曰：「爾可不消多帶人馬，即率二三十人，用竹舟，漏夜順流偷過，必然可到。」秀業依計而行，即用竹舟偷過，聞得頓關盤賊人馬數十駐紮，即落山西。秀業入見黃督統，先道明來意，如此如此。黃督統答應曰：「爾招得人來，我即在皇家處，借出一千銀子與爾是了。若有人到來，我即發每月每人錢四貫，米一方，（錢則六百文爲一貫，粗米四十五斤爲一方，白米三十八斤爲一方）暫且應急。」時黃守忠在遷河，有二千餘人，又遊勇軍八百有餘人，農秀業皆招之。初守忠答應二千餘人，守忠僱伏去接，距料守忠部下，隨出隨走，并有將伏斬首，而逃往做賊，來到興化，僅得數百人而已。

先是盤輪四人馬數萬，分駐各處，頓關駐紮二千，安平府紮有千餘，所有宜光、興化、太原、諒山、北甯、水東、來朝七省，二百餘州縣，皆歸盤賊佔踞。各百姓畏賊聲威，不得不從。越王憂之，諭令翁剿撫，帶四五千南兵，先攻頓關。農秀業即率全新招之黃守忠、梁八等衆，與翁剿撫合兵攻擊頓關，大獲勝算，復回頓關。農秀業與黃守忠踞守之。翁剿撫即開兵往攻安平府，（安平離頓關八十里）馬到功成，安平遂復。嗣後翁剿撫、黃督統及農秀業等，彼此知會，籌議大起人馬，往攻寶河關。惟未到寶河之前，有一處險要地方，名曰里良，盤賊駐紮營寨，共有二千左右，在此扼守，非打通該處，不能上到寶河。翁即舉兵，黃督統遣吳提督必能，帶有戰船六七艘，往去助戰，意在水陸交攻。農秀業與黃守忠兩家，在頓關把守。秀業即遣梁八、守忠部下黃正興等數百人，爲先鋒隊，會兵上攻寶河。正興等人

馬到了里良，各云無煙吹，在此停紮，不肯向前攻擊。連日礮聲，皆是戰輪槍響，陸軍寂寞無聞。翁勦撫見前敵未進，亦暫停歇駐紮。公之心腹，見正興等不前攻擊，心甚憂慮，即派人星夜馳赴保勝，將一切情形詳告公知，公即在保勝籌畫，收買煙膏，不論多少，共收得百餘兩，着人趕緊帶去，吸了，依然不開兵打仗，照舊說無煙之話。公聞得此點消息，即派陳慶春帶百餘人，竄由山徑，奔赴到該處，催他們，寂然不動，所打者慶春百餘人，不能濟事。後黃正興梁八等，不但不打，并全行退回頓關。慶春見手下無多，斷難持久，亦回頓關駐紮。公有心腹部下，竄山上保勝，將各情形，一一告知，公不勝憂憤，但無計可施。時公之糧草，在龍塊屯積（龍塊離寶河四十里遠），公迫來龍塊，招集部下各頭目，商量計議，曾七、何四、黃寶盛、黃廷揚、祖林、劉鳳崗均到，宰豬設宴，商量策畫。公暗想寶河一關，乃咽喉要地，若不能打，被盤賊扼守，進退不能，糧食乏缺，若不設法打通，將來盤賊來攻擊時，部下實在人稀，焉能抵禦；今我等情形，共計紮守各關卡，亦不過六七百人，且糧食將盡，倘若不急去打通各關，惟有束手受擒，但與其坐而待亡，不若冒險前進，或有生機，使十餘年功勞基業恢復，且保各兄弟生命家小，因犧牲一身，遂不顧性命，有何不可。打關意決，當衆謂曰：『我有一計，此乃萬死一生之計，乃生生不已之計也。』衆問曰：『計將何如？』公曰：『爲今之計，以現象而論，水陸皆被盤賊重重圍困，無路往來，祇有頓關一法，落去頓關地方，乃可調度人馬，恢復失地；不然兄弟俱屠，甚無謂也。』衆曰：『此去頓關，有十三箇關卡，均在天險之處，設下，有人馬把守，正是鳥飛不過，水洩不通，焉能去得？』公曰：『見機而行，我有我法，惟此時亦不能定其法子耳！』衆曰：『如此危險，如有不測，衆將安

所依賴耶？」公曰：「我去諒亦無妨，各位儘可放心！」衆曰：「公切不可去，去則難以過關，況過得一重，難過二重，此十三重之關，焉有過得之理？」公曰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若有天日呵護，又一定有過得之理。」講來講去，衆人總是苦留，請公不必輕身冒險。說話間，衆意計，若去，斷無生還之日，各皆流涕哭泣。公曰：「我劉某有個天日得生，一定要回，與各兄弟團聚，恢復大業；各位不必癡呆，劉某縱不顧及各位，豈有妻兒不要之理！各位千萬珍重，我若去後，衆宜扼守地方，靜候捷音，不日我復重來，後期相會，當不遠也。」衆見公之唯一主意，即不敢太過強留。公即遣曾七、黃寶盛、何得志、黃廷揚等，回守保勝，自己挑選八十名精悍，親帶斬關。因米糧不能帶得，銀兩又無，僅有金約指一只而已。即號令竄山，繞道過關。公首先行，將自己黑旗包裹放好，各人身上，祇暗帶短火利刃，外面如同隻身往來行人。公即密告各人，到關如此如此，各吩咐停當，即陸續分散而行。潛到第一關，有二百餘人把守。公等齊各人，公即閃眼爲號，各人手起刀落，盡將把守頭關士卒，無論頭目散人，伙馬各伙，概行斬了，并將各左耳及辮子割了，放入籬去挑行，所有銀兩，搜拾淨盡。即將第一關之旗幟、槍礮，担行。瞞過第二關，即明入第二關，守關人見他們的旗號，自不盤查。公入到，又將把守卒數十人斬了，已不要第一關旗幟，又將第二關旗幟担行，過第三關。以後各關都是如此辦法。以後各關把守士卒，或二三十人，或五六十人，不等，其人少者，因有人已出外掠食之故。路經山邊，撞着藍旗一隊百餘人，公等適瞥見，即用手招之，并謂曰：「兄弟，你們撈得多少？」各見旗色，以爲自己人馬，即答曰：「無撈幾多。」及漸漸行近，公等八十人，即一齊開槍，擊斃他數十人，各皆拚命逃走，遂擊散一幫。至所過各

關，間有查問的，公等曰：『爾不識看旗色耶！大家都是兄弟們，何用多問！』忽然到齊，又手起刀落，正如斬瓜切菜，十分爽快，并無抵當。行行，忽然有一所在山麓，撞着盤賊扒船水勇六七十人，亦係出門掠食的，沒有旗色，惟有槍刀。公等又用言語與答話，及其近來，黃鼎邦因有大樹遮身，即裝便槍，俟其行近，鼎邦先行開槍，即斃一人，遂各連施槍礮，又擊斃二十餘人，賊即飛奔去了。公共打十三個關，行了十八日山路，乃無人所行地方。公一路手拈大刀，先行開路。此十八天所行的，其中曲折灣環，高低不等，正如鳥道羊腸，其崎嶇險阻之巉巖，各均說未曾見過。公不憚跋涉，歷盡艱辛，希冀苦盡甘來，萬死亦有一生之路，天生劉某，當不至中道敗亡也。公打通了十三關，各人歡喜已極，公暗忖思，如此，當有天日，事尚可爲。并勸勉各人，愈加奮勵，按住不表。

且說公斬關時，越南大兵六七千人，駐紮頓關，文官陳正理，武官阮文雄、吳某、兩提督，領兵帶兵各官，不計其數。公之部下農秀業、黃守忠、梁八等，共六七百人，亦在該處同紮。時頓關之下龍箐，小圩埠頭，盤軍數千人在此紮守，兩邊河岸，一概駐紮俱滿，截住下流，使南兵各糧船，不能接濟。惟龍箐之下，七八十里下和縣，黃督統佐炎，帶有數千人，在此駐紮，又將龍箐盤軍糧道截塞；探得頓關糧道不通，即帶人打上，并知會頓關南兵，從上打下。上下夾攻，各以數千之衆，兩無勝負，不能打通，各又收隊回去原紮駐所。斯時，頓關人馬，若再遲十日，糧草全無，定要逃走。頓關南兵無法可設，欲帶大家開路逃走，路又不通，正不知如何是好。適公已打通十三關，到了大灘佛殿，公遣手下砍竹紮排，順流直落頓關，到時已更後。先是有百餘船在頓關，候便，預備通江，好做生意，因洪水一帶，六七年

間被盤賊蹂躪，梗塞不通之故。適有客商鄧大，上思人，知係公到，甚表歡迎。即請公上船，整飯用膳。後公即往上農秀業等紮營所在，相會，各道艱險備嘗，萬般辛苦情狀。後公即籌畫打點，起兵攻打龍箐。次早公即率隊，共計八百左右人馬，先鋒前敵，所有南兵六千人，皆同往協戰。一到龍箐，踏看戰地，公即指令在高山起營，與盤賊各營相對，可以瞭見，檣槍亦可擊到。公等一面起營，盤軍一面來撲。公即吩咐提督阮文雄，領兵某等，督飭多築營寨。公親率隊伍與他接仗，互相交鋒，公被檣槍碼擊中脚眼。各部下知公受傷，衆皆色變，異常恐慌，見公行走不甚便當，有喊牽公行者，公曰：『不可，無怕，無怕！』等語。公即忍痛拗頑，自上山頂營盤，各軍士亦收兵回上山頂矣。公暗地忖曰：『十二關如此艱險，亦能打通，豈料今日方初出仗，即受擊傷，實爲可惡！』即大怒喚南兵等，覓轎一乘，坐轎亦要出去，與他決個勝負。時黃阿祥、黃正興、陳慶春、梁八等，互相勸阻。衆曰：『公昨日新受彈擊，傷痛，不可造次，須暫休息珍重；俟我們兄弟，拚死向前，擊盤賊對面各營，看過如何，再算。』公曰：『我不往，恐各人不用命；若有失敗，銳氣從此一挫，爲之奈何！』衆曰：『我等拚死，亦要克敵，請勿杞憂！』公方允可。號令南兵，取出大銅礮數尊，築壘對敵。公部下六七百人，及南兵千人，於日將傍晚，即向盤賊各營撲之。各人鼓動勇氣，英勇無匹，悉力攻擊，連施放巨礮不停，打入盤寨，各向前攻打，槍聲不息，志不稍懈。盤賊營內，傷亡甚多，早已疲憊，人無戰心，勢甚不支。是夜三鼓，龍箐盤軍大營，探悉其營不能取勝，即放大船十餘艘，來接他們，走過大營。該寨頭目白五花九兩人，知有船到，又恰值水漲數尺，白五花等慌忙，號令棄寨落船而逃。惟其時，黑夜昏暗，星月無光，各敗卒擁擠登舟，看不清楚，有七

八船，落得人馬太多，船邊離水僅一二寸許，各人尙且不知。公等部下各知其落船，卽紛紛轉向河中施放槍礮，嚇得賊軍三魂去二，七魄去五，手足無措；祇囑舟子火速開船。船極重，又遇急流，卽在該處沈沒八艘，溺斃賊兵成千之多，頭目白五亦亡尸橫江濱。次早不堪寓目，賊之各營寨，概被公等部下佔踞，卽多築炮壘，與賊營對面施放巨礮，可到賊之大營。斯時打開水道一邊，各糧船紛紛駛到，公察此情形，尙有天日，不禁暗暗自喜。是日，卽架定巨礮數十尊，每礮一口，八碼成百，盡用巨礮，擊過盤賊大寨，連環不斷，到三鼓時，盤大寨欲捱不得，其內數千人，遂漏夜棄寨而逃。時又無船，陸路梗塞，祇得向山，無論有路無路，亦竄去。各敗軍之卒，甚爲狼狽。公知其走，卽派遣部下數百人，追出二十餘里，不見踪跡，忽遇大雨，遂收兵回頓關。公之部下及南兵，皆回頓關，各糧船百餘張，已到頓關，此時糧草甚足，士飽馬騰，軍容甚壯。公之事業，又已恢復，皆斬關之力也。黃督統大臣佐炎在興化，聞報捷音，卽帶回各兵，回臨洮府駐紮。（離興化四十五里）公等回頓關，住兩日，卽率各部下六七百人，由竹排落臨洮府，去見黃統督。公時脚傷尙未平復，與黃佐炎相見，各道軍事勝仗情形，並稱公「英勇無敵，北圻長城，非公莫屬」之語。隨問公曰：「劉使君，爾之中傷，尙未全愈，爾有名功先生醫治否？」公答曰：「無。」督統曰：「如無，我派一個與你。」各敘話畢，公遂回。後督統卽派醫生一名，并監督一名前來，公俱招待，初藥一服亦合，次服痛楚，監醫的人，回報知督統，又撤換一個來，連換幾個，均未能調醫平復。公又往見黃督統，黃曰：「爾傷尙未完好，爾當轉回興化，悉心調理，須當休息珍重爲上。」公次日，卽率各部下，往與化，請客人醫士治之，半月全愈。黃督統由船回山西，其兵

士尙概駐臨洮府。

時東朝頭目吳鳳典帶有五六十人來投。當日公之脚傷，已好完全，卽帶楊吳兩頭目，及部下頭目，暨護衛等成百人，以謝醫爲名，由船直抵山西，見黃佐炎到，公卽偕各頭目入見，行禮畢，分次而坐。黃佐炎甚爲歡迎，佐炎一見，先詢問公：『脚好否？』公答：『已好了；多得督統大臣，派醫士到去調醫，十分感激，今特到來道謝盛意！』佐炎曰：『小小意思，何勞致謝！』各相敘閒談，少時辭出。次日，黃佐炎備辦酒席，請公與吳鳳典、黃守忠、陳慶春、黃亞祥、梁八、黃立錦、黃正興，并識南音之謝義亭等，概赴盛筵。是日大擺席面，海錯山珍，自不消說。飲了酒後，次日，興化有人來報：盤輪四派陳亞水爲元帥，統兵三四千撲湖甯縣，又派廖四爲元帥，統兵三四千撲立石縣，該兩縣已被盤賊部衆，攻破失守，特來報知。未幾探卒又報到，陳亞水因在湖甯得勝，遣派頭目，帶部下千餘人，由湖甯扯過臨洮，攻擊府城，各南兵二三千人，出來接仗，被陳賊隊下人馬擊敗，趕南兵落河，死者五六百人。黃佐炎聞得此個消息，又憂慮起來。時南官陳正理，亦回山西。佐炎卽傳令公入城，面爲叮囑曰：『爾回興化擊賊，不可稍有鬆懈，我派陳正理帶二千人馬，及大象二隻，往去助爾戰事。』公等奉令之後，卽督率各頭目護衛等，由旱趕回興化。探聽賊兵，概回湖甯。三日間，陳正理、提督阮文雄等，督率二千人馬及大象等，到興化，與公相會，商議開兵攻復湖甯之計。公率部下千人，及南兵二千，共三千之衆，望湖甯進發。將到鄰近大河，瞭見各百姓尸流塞河，不計其數，皆因此處前作戰場，各百姓驚慌，紛紛跳水死者數千，慘無天日。公到看，目不忍視，惟亦無可如何。到湖甯三日，有一武正理，

帶千餘人，大象一隻，到來助戰。統共四千餘衆，聲勢浩大。但南兵後隊，公等先鋒前敵，不過千人而已。湖甯邊有一大田垌，橫直計有十餘里，公在此與亞水大戰。公見陳亞水人馬三四千，自己不過千人，分爲三隊，品字形式，犄角策應。卽預號令：初擊，施放槍炮，以疏疏引戰爲上，務要敵人將近，纔許一齊施放槍礮，所有火藥火箭，均要如此，各皆聽令。陳亞水遙見公等人馬不多，恃自己人衆，號令硬轟過來。公等部下數百人，施放各槍。斯時長槍短槍巨礮火器等件，一齊擊射，登時斃他數百人。陳亞水之先鋒頭植帥字旗，卽趕前呼喝，被公見，卽用馬刀一劈爲兩橛，其先鋒奔逃。陳亞水跳來，一銚刺公，被公用刀撇開，公復一刀，向陳斬去，陳一躍，險些一命嗚呼，然亦魂飛魄散。公等遂大獲勝仗。自此以後，陳亞水不敢親出仗交鋒矣。各南兵見公等前敵攻擊時，見陳亞水的人馬太多，預備輸仗，均預上大象，以爲遠走之計。今幸獲勝，共四千餘衆，大斬竹木，各起營盤，逼近湖甯縣城，起好營盤，用船由山西運來大礮十餘支，裝好，日夜施放大礮，打入湖甯城，連擊數晝夜，陳亞水等軍勢力不支，漏夜棄城向敦江府去路逃走。惟初走時，卽要過渡，他搶有高船數十張，將各人馬過渡，方各落船，被公等人馬知覺，卽四處嘶喊起來，聲震天地，槍礮向河面轟擊，陳軍等爭擁落船，踏沈十餘張，計斃數百人。公等遂克復湖甯。公乘勝督率部下及南兵等，卽過立石去攻廖西。廖卽率二千餘人迎敵，公等得勝之兵，人人正如生龍活虎，銳氣百倍，廖軍早聽得陳軍敗耗，箇箇未免心膽皆寒，以最有銳氣之軍，敵全無銳氣之軍，正如疾風掃枯葉，大雨滌微塵，有何不勝之理。廖四雖然出來接仗，到底早已畏怯幾分了。兩軍對仗，時公喝令一聲，各壯士飛踊過去，大戰一場，廖軍死者無算。廖等敗走，向

縣城奔回，公喝令追之，趕到城門，斬十餘人，然後收隊回數里村落駐紮。是夜三更，廖四率隊一概奔走，立石縣城。遂又克復。黃督統佐炎，聞得大勝，克復湖甯立石等城，大喜，登即遣山西總督，親來犒賞軍士，送公等部衆大牛八頭，大豬十頭，糯米二百通，粘米二百通，每通九十斤，酒一百埕。另專送公蓬花酒兩瓶，鷄四翼，鳧四翼。此次所犒賞者，公一軍，其餘南軍，概不賞。公令盡宰豬牛，並分賞南軍多少。各大餐畢，雄聲震動。總督來到，送完各禮物，即回山西，因見湖甯立石均無官吏，即選派各官到縣任事，安民週妥後，公即帶各隊回山西去了。

四 劉永福之助越抗法

時同治十年，法蘭西駙馬名安鄰，督率法兵數千，攻擊河內。南官領命大臣阮枝芳死之。戰時枝芳子布政使某，上城壓隊督戰，被法軍開花礮轟斃。城破，入捉，獲阮枝芳，扣留，優禮待之，惟阮自禁水米餓斃。嗣德王聞悉河內敗耗，連落諭旨，催公出兵克復河內。

香林按：法人侵略安南，始於同治元年（西元一八六二）法越所締西貢條約。先是，自乾隆中葉以來，法教徒漸入安南傳教，寢假覬覦安南土地。咸豐七年（西元一八五七）安南嗣德王有殺西教徒之舉。法人乘機與西班牙合軍，遣海軍中將哲奴一里（Rigault de Genouilly）率軍艦十二艘，會西班牙兵，於翌年東伐安南，達廣南港。咸豐九年，復以主力攻下西貢，越人氣沮。迨哲奴一里歸法，代以少將巴秋（Barre）益致力擴地。同治元年（西元一八六二）遂取邊和、嘉定、定祥、三州，旋又下永隆州，占康道爾羣島。時安南東北，適有黎興之亂，安南王前後受敵，不得已，與聯軍和，於是年五月，結條約於西貢：一、安南割讓邊和、嘉定、定祥、三州，及康道爾羣島於法國；二、安南償法西聯軍兵費二千萬佛郎；三、解除基督教之禁，並保護宣教師；四、嗣後安南有割讓土地與他外國

時，須得法國認可。五、法、西、安、三國人民，嗣後自由通商，法商船得在湄公河自由往來，爲監視一切起見，法軍艦亦得在該河往來。越年，法復取安南永隆、安江和仙、三州，下交趾六州悉爲所有。旋法人復以湄公河不適航運，而紅河（或書洪河）有舟楫利，乃欲并取安南北部而有之。於是復出兵攻陷河內，因有劉永福助越抗法之役。又按東世澂中法外交史，法人攻陷河內，事在西元一八七二年，與此所云「同治十年」，適後一年，此或由於二曆法年首年尾之關係，或因史草記者誤錄，亦未可知。安鄴，或書安業，似卽被永福攻殺之法海軍少佐葛爾勒（Francis Carnier）其人也。阮枝芳，別書亦書知方。

嗣德王卽南安翼宗皇帝，紹治王阮福璇子，初名洪任，後更名時。生於西元一八二九年，卽位於一八四八年，改元嗣德，卒於一八八三年。其人最仇視法人，卽位未幾，於國中懸重金，購法傳教師首級。法嘗遣使責之，又勒之結條約，嗣德王皆置之不理，故卒召法西聯軍，大舉侵擾，而莫可如何。

公由興化省調集各人馬，卽在該省針好旗色，祭旗完畢，落山西進兵入丹鳳縣，住兩晝夜。由丹鳳入懷德府，（河內屬，離河內十餘里。）吳鳳典、凌德選、班晚等，各帶數百人來投公，三個頭目，共得千餘人。公與黃督統佐炎，均奉旨各帶人馬，向河內進發，公帶千餘人。公率千餘先鋒隊，離河內西城門外十里下寨。黃督統大臣，及參贊某，提督阮文雄領兵等，所部南兵萬餘人，在後二三里下寨。所有建築營壘，守營看更，解糧各項，均爲南兵責任。黃督統卽出賞格，斬法兵首級一顆，賞銀一百五十兩，一晝加十兩，二晝加二十兩，再多照加，各等因。公等軍士，駐紮數

日間，法大將駙馬安鄴，先帶法兵向西門外出仗來攻。首先駙馬五畫全金，其餘一、二、三、四畫，概以數十計，先出到橋搦戰。公卽率隊過橋，與渠交攻，互相擊射。公喝令加獎花紅，各軍隊伍，奮勇向前，悉力攻敵，勢極猛烈。少時，法兵大敗，遂退向西城門而奔，安鄴及各將官在後，壓隊退走。公下令趕追，隨擊隨趕，趕到西門城外半里許，法各敗將走得力盡筋疲，將到城時，聚作一團，概被公等部衆上前盡行斬首，并斬散兵數十人，大獲勝仗。斬駙馬者，係先鋒吳鳳典之功。是役也，槍斃法兵無算，計共斬得首級數百顆，奪獲槍械數百枝，駙馬所佩帶公主所送的金時錶一箇，值銀數千兩，此錶甚是異樣，練是白金，值銀千兩，內有鑽石三十六顆，又寶珠三顆。此仗大勝後，黃督統遂遣南兵數百，抬銀來公之寨，按功照賞，另特賞公中平銀五十錠，每錠十兩。所有各畫數首級，均點交黃督統轉解，遊勻七省地方示衆。經此番大創以後，公等在河內定駐個月，頻仍遣派人馬，到河內城邊嘶喊搦戰，各法兵胆破心寒，并無聲息，祇死守城池，不敢出而接仗。公見他屢次不出，忖思非入城去擊他，彼斷不出矣。於是，公令紮長梯七十架，預備爬城入去。方將梯子整好，已決定是夕爬城，各先鋒皆已派定，忽然黃督統派南兵數百人，前來概將各梯抬去了。詢問抬去是何緣故，各云：「不知，惟奉黃督統命令而已！」公見得這樣情節，捉摸不着，亦不知其中事體如何，一定亦有蹊蹺在內。次日親入去見黃佐炎。公曰：「劉某預紮長梯，以爲攻擊河內城池之用，今督統着人抬了，未知是何主意，敢請示知！」佐炎曰：「此事你有所不知；先是，使君殺了安鄴，法兵大敗，法王聞耗，知難抵敵，特派欽差與我國王議和，已奉准令，我國王卽派欽差三人，搭法輪，順來此通知我們退兵。今法國恐我國陽爲議和，陰

尙用兵，全將我國欽差三人，扣留在輪爲質，不許登岸，務要我等先行撤兵，方允許欽差登岸等語。我今方才接到我國欽差三人的信，將以上各情敘明，并囑我等即刻退兵，免被法鬼留難在船，實爲萬幸各等詞。遞奉欽差之函，誦談之後，又悉使君有欲用長梯爬城，攻擊河內之舉，是以着人特抬來此處的，是此意，餘外別無事故也。」公怒曰：「我煞費心機，決意爬城，暗襲攻擊，盡殲醜類，各先鋒壯士，亦皆預備，我不管他和與不和，亦要打了此仗，然後再議未遲。」佐炎曰：「不可，若一打起，雖然操必勝之權，無如有三位欽差在其手上，他斷不依，必然將各欽差殺了；若殺了欽差，國王責我，首領難保，望公釋怒，以全大局！」公曰：「既如此，無打仗了？」佐炎曰：「無矣，即照上諭退兵爲是！」公無奈，迫從之。後二三日，公及佐炎等，概全行拔隊回山西矣。回到山西，其總督調齊乞妹百數十人，唱乞兼唱南人大戲，擺設戲筵，請公等宴飲數日。

香林按：自永福擊殺安鄴後，駐西貢法交趾總督，一面疊請其本國，加派援軍，一面與安南王議和。西元一八七四年遂成立法安親善條約，大要云：一、法國承認安南爲獨立國；二、安南遇有外患內憂，法國當盡力助之，不索償給；三、嗣後安南一切外交事務，須受法國監督；四、下交趾六州，割讓與法；五、開河內、東京、甯海三處爲通商口岸，且沿河至中國蒙自縣之河道，皆許通航；七、在安南之法人與其他外人，法人與越人，其他外人與安南土人，其訴訟及犯罪事件，概歸法領裁判。蓋至是而越南已不啻爲法之保護國矣。翌年（光緒元年）法以此約通告中國，雖經清廷抗議，然不爲武力準備，卒無效果，至光緒十一年，全越遂改屬法，謀之不臧，可嘆已！

季冬初旬，盤輪四遣元帥大渡晚莫發兩員，共督統萬餘人，來撲白樓社（離山西百餘里）該社極大，村莊依山帶水，一邊是河，一邊是山，兩頭重重圍寨，極其堅固，有數十萬生靈。緣鄰近橫直百數十里一帶，各小村人民，皆入其內棲宿避難，村頭至村尾，計亦有數十里之遙。早有探馬報到山西總督，陳平正在納悶，謂曰：『白樓社乃我山西屬地，彼處居民數十萬，今聞盤軍大起人馬攻擊，倘若有失，傷害良民必多，我亦不願作官，而甘赴幽冥矣。』且說盤軍大隊人馬，到了白樓社，鄰近下寨。疊次來攻，無奈社內各士人，堅壁死守，不肯出戰。盤軍挖掘地窰，藏埋火藥，轟燬其寨，相近寨邊之村，多有倒塌，連燬兩重寨，皆用此法，尚有一重，士人聚精會神，格外注意，拚死守之。盤軍無法近前，不至炸燬，按下未表。却說山西總督陳平，適遇公在山西，即邀入商議抵敵之計。陳平求公曰：『盤軍以大隊人馬，到了白樓社，意在將該處村民數十萬，一網打盡；若不設法救援，村莊人民，無噍類矣。公屢在越，戰必勝，攻必取，所有賊衆，胆慄心懾，照看此番，又要勞駕了！』公謙讓曰：『貴國將官林立，諒不用到劉某亦可耳！』陳平曰：『盤軍聲勢如此浩大，非公萬萬不能，請求體恤生靈，拯民水火，正不但數十萬衆感德矣！』言畢，公允往。遂率人馬千餘，於臘月下旬，去到白樓社。士人用竹舟，偷過來見公，公即挑精壯百人，入去白樓社內。該社中見有公人馬，個個人心稍定。盤軍聞得公有人在內，心亦驚恐幾分。遞年同治十一年，正月初二日，南軍陳武兩正理，吳阮兩提督，統帶人馬共數千，到來助戰。公見南軍到來，以爲聲援，即率隊過河，攻擊盤軍，連戰旬日。公部下雖然人少，而銳氣百倍，一可敵百，屢戰屢勝，對面河南軍，頻開大銅礮數十尊，每尊一口礮，計有百十彈碼擊過，盤抵捱不

住。正月十二夜，盤軍漏夜全行拔隊而走。公遂得大獲勝仗，收兵向山西而回。時盤輪四又佔踞七省。二百餘州縣地方百姓迫以勢，屈辱投降。公在山西，遣兵分三路，每路三四百人，楊老快爲一路，吳鳳典爲一路，黃正典梁八爲一路。每路加派南兵千人，三路均分，往各府州縣攻擊。所有盤軍踞守地方，一聞公軍到來，聞聲奔逃，望風披靡，公軍只待一到，卽如虎驅羣羊，并無阻當。月餘之間，三路人馬，概將七省二百餘府州縣，盡行克復。各府州縣等官，亦經南官選派，分往赴任安民。公卽飛文與各路人馬，概回山西。時因洪河一帶梗塞，八九年未得通江，阻礙抽豐，糧草大礙。公求黃督統佐炎，幫助兵餉，去打寶河關。黃答曰：『山西各處，七省地方，若你去後，盤賊復來撲擊，誰能抵當耶？』公曰：『法蘭西佔踞河內，我往攻擊，殺了法駙馬安鄴，旋又議和告成，盤賊佔踞七省，我皆收復；現在各處安然無事，風鶴不警，鷄犬無驚，爾有南兵，儘可分紮鎮處，可無虞慮！』公又曰：『我因寶河關未打，若打通寶河，我自備抽豐，糧餉可無缺乏，自然無須督統給發。現我雖有多少糧食，惟不可不預備多些；若督統慷慨，情願借兵助餉更美，縱不然，我劉某亦一定要去，不能阻止矣！』佐炎見公意決，無可挽留，顧謂公曰：『爾要幫助若干呢？』公曰：『求助戰船十艘，每艘南兵數十，又糧五千方。』佐炎迫得允從，照准。公卽率隊前往，攻打寶河關。由山西拉兵上興化，約定到興化會集。所有戰船，均到興化。公率隊由陸路上寶河。盤輪四斯時已與法國暗暗通氣聯絡，以爲抵制黑旗，及蹂躪越境。盤輪四聞得公由山西拔隊往攻寶河這個消息，卽派大隊人馬往落，去打山西地方。先打敦江府，並擊湖甯、立石、迂河等處。所到各處，各南兵聞風逃走，盤隊如入無人之境，所向必克。於是敦江各處，又

被盤軍佔了。嗣德王聞得此說，一驚非小。卽諭王叔兵部尙書阮福說，宗室梅，帶有四五千南兵攻之，先向湖甯攻擊。離湖甯縣十里，有一沙洲，盤軍在洲中起寨，以四五百人把守，若不能攻破此寨，不能往到湖甯。各南兵先向此寨攻擊，團團圍困，洲中盤寨，如在渦心，互相攻擊，攻來攻去，盤寨內彈碼因無從接濟，概將銀鉅斬斷，作碼擊出，被南兵拾得，知其無碼，卽用竹舟數十張，裝載數人，直前逼近，奮攻入寨，用槍亂擊，盤軍傷亡，紛竄落水，全軍盡沒。各南兵概斬盤軍各卒首級，放入竹舟，流落河內，以得勝之兵，長驅直抵湖甯。斯時南軍人士，銳氣百倍，其奮勇豪邁，爲歷來所未見。南官下令，力攻湖甯，盤軍出而抵禦，彼此交鋒，南兵排闥，捕毬向前，擒斬盤軍千餘人，遂克復湖甯，盡將盤軍各首級，又用竹舟概行裝載流去，流落河內。初時法人因與盤輪四暗通，憐其軍士慘狀，遂出銀着人拾而埋掩之，隨拾隨多，埋不勝埋，法人見出了銀多，亦置不理。先時法軍與盤軍，預約溝通，奪越地方，是役幸得南兵勝仗，倘若盤軍獲勝，法人亦開兵打上，則山西等七省二百餘府州縣，及洪河一帶，早已非越有矣。公之復盡力攻寶河者，亦緣南兵得勝，無致紛心耳。各南兵克復湖甯，開兵往攻立石，仍舊抵死向前攻擊，大獲勝仗，又斬首千餘級。此次，先後共殲盤軍四五百人，聲威復震。盤賊之勢，爲之一弱。

公往寶河，四月始到，將近寶河地方，四處踏看地勢，起營下寨駐紮。盤軍把守寶河關，統領莫雲成、黃二九、李十、鍾九如、三標等，各統兵數千，共萬餘人，在寶河扼守。所有十州之十六州地方，均歸其勢力範圍。洪河中祇因此關不通，生意家亦八九年不通商矣。公安營下寨週妥，卽號令攻擊。互相交鋒，彼此鏖戰，或日日均開仗，或間數

日交攻，公等無不勝利。月餘之久，尙不能破。公勉勵各將士，奮勇亟攻，大獲勝仗。盤軍傷亡甚多，黃二九、李十鍾、九如三個統帶，均斃於陣中。然寶河仍未攻破。盤輪四在河陽，聞得寶河關敗耗，恐有失守，到七月間，卽派高十二帶二千餘人，由河陽來寶河救援，來到近寶河地方，公有一營，未知高十二救兵所來消息，被高十二漏夜率隊襲擊，失敗。公聞耗，遣派連亞丙卽帶數十人，往近高營建築，修築礮壘，并交火藥筒大礮二尊。方纔築完寨壘，高十二卽乘夜來撲，將火藥袋擲入，燒傷連亞丙，并傷數人。高十二正在撲得得意，漸漸近到寨邊，連亞丙喝令燃放巨礮，轟出，斃高部下數十人，乘勢盡力拒敵，各槍連環，響聲不絕，巨礮連放未停，共斃高軍百餘人。高勢不支，遂退走。連亞丙喝令尾追趕擊，時雖黑夜，然離公營不遠，公聞槍聲亂響，卽帶隊數十人，馳赴救援，到時高軍已退了。公收兵回三婆廟駐紮。公所住紮地方，皆無營寨，各處所起築營寨，皆是人馬居處，公之駐所，無論在何處，各敵人均不敢直撲，因恐公之計太狡深耳。是年九月，高之散卒一人，逃來投公麾下，將彼軍內容約略說明，并云：『其糧皆在馬鞍山屯貯，（馬鞍山離寶河關五六十里）糧餉轉運接濟，皆恃此路。』且說某日定解糧來寶河給發等語。公得悉此個消息，卽派數十人，并僱土人嚮導，繞路往截其糧，到半途中，果見運糧伙土人，担有數十担。公等軍士遇着，一連施放槍礮，各挑夫盡棄其糧，逃竄，遂盡奪其糧。盤軍因此次失糧，知公等已悉其躉糧所在，遂於離馬鞍山二三十里地方，建築一營，遣數十人把守，以爲保護糧草起見，該處離寶河亦二三十里，居中築建，兩頭皆可兼顧。公聞此耗，卽派隊往攻該營，破之，盡斬其衆。并加派悍卒踞而扼守。盤軍糧道斷絕，高十二無糧接濟，不能久居，遂於是

月盡拔隊二千餘人，奔回河陽矣。先是七八月間，公屢密飭各軍士，削竹孤槍，將賊營鄰近左右山麓，險要空隙各等處，概裝孤槍，由七月裝到九月，已經裝插數萬餘支，無處不徧，敵軍要走，無路可逃。公軍駐營，四處圍困，盤軍漸漸逼近，愈迫愈緊，甚過鐵之箍桶，水洩不通。盤軍各營，因軍中糧盡，又無接濟，糧食將絕，且重重被劉軍困在垓心，焉能抵禦；各頭目莫雲成、三標等會議，莫雲成謂曰：『我軍扼守此關，人馬衆多，劉軍若要來攻，甚難得手的。今被圍困，糧草不通，況且萬餘軍士，不可一日無糧，焉能枵腹從事！爲今之計，亦惟棄關奔走一法耳！』衆見實在亦無法可設，迫得均皆唯唯。十月間，遂下令漏夜棄關，奔逃一空。公遂打通入關駐紮。時奉旨允准，在該關收稅一年，公遂留盧玉珍帶百十人在此關把守，并辦理徵收稅務一切事宜。隨遣各助戰之船，駛回山西。公遂率領得勝之大隊人馬，回保勝駐紮。嗣德王卽升公實拔三宣副提督，并送印一顆，文曰：『山西、興化、宣光副提督英勇將軍印。』越國歷來大小文武各官，并無送印之例，此次送者，乃破格也。又御賜葵花漿絨衫一件，公收之。時嗣德三十二年二月日。公長女生，名英嬌。蓋取英勇將軍英字之紀念，以爲名。後到欽，配與李文珍者，卽此女也。時見人馬未足，飭吳鳳典往回天朝東興等處招募。時楊老快卽楊智仁投效，共百餘人之多。

香林按：楊智仁又名著恩，號肫卿，廣東欽州人。光緒九年四月十三日，黑旗軍劉永福與法將李威呂，戰於河內紙橋，智仁奮勇前驅，竟以殉難，事蹟並見唐氏請纓日記。

五 劉永福之克服黃旗

時盤輪四所遣派各路人馬，均皆敗北，惟尙死踞河陽，以爲老巢險塞，若不撲滅，日後仍爲大患。越王憂之，諭令黃督統佐炎，轉飭劉軍等協攻，務要盡殲賊衆，以除後患，各等因。黃佐炎奉到諭旨，卽行文與公，遣兵往攻河陽。時興化巡撫阮飛舉，親到寶河關督糧。黃督統又行文知會，稱說清國蔡督辦，由保勝進兵。公之糧食伏馬，均由興化、太原、宣光三省應送。公由保勝落寶河關，調集各部下共得二千餘人，因打通寶河關後，又招添數百新軍，是以有如此之數。時二月中旬，南兵陳提督帶成千人，文官阮正襄等，均到寶河齊集，統共三四千人馬，遂拔隊起程，由六安州經過；因由寶河去河陽，爲必經之路。盤輪四早派黃二湯某兩統帶率成千人，在六安州把守。公到，卽號令四面環而攻擊。盤軍人馬，一見黑旗，早已心怯，自己軍潰亂，望風披靡，各散飛奔。公令趕追，大獲勝仗，斬首數十級，并斬統帶湯某首級，遂打通盤賊在六安州關卡矣。由六安州起程，兩日到鄉望圩，該處離河陽成個月路，乃盤賊第一關也。第一關大統領廖四，帶有二千餘人，在此把守。公到此關，出隊攻擊，廖四亦開隊出來接仗，互相攻擊。公喝令奮勇向前，悉力攻敵。少時，廖軍難以抵當，卽退回寨。公令四圍重重，環而困之，水洩不通。并晝夜攻擊，廖軍傷

亡甚衆，且慮一被攻破，全軍盡滅，卽拔全隊，盡力打開一路逃走。公亦勿追，率隊入寨，見內有受傷的百餘人，公令盡皆斬之，遂破頭關矣。破了頭關，公卽率隊由鄉望起程，兩日到北木村左凸圩地方，該村與圩，乃兩面江，乃盤賊之第二關也。管帶郭五，帶五百人把守。北木管帶覃亞珍帶五百人把守左凸。公到，卽晝夜分隊攻擊，三四日，兩邊均捱不住，概棄寨走遁，尙有殘弱受傷各二三十人，均皆斬之，遂破二關矣。二關破了，公在北木，先使人遞信與第四關元帥鄧士昌等，其詞云：

『越南國三宣副提督劉，致書與第四關元帥士昌兄鑑。啓者：良鳥擇木而棲，良臣擇君而仕，以元帥壯年英勇，矯矯不羣，正當棄暗投明，造成正式事業，無須助賊爲虐。倘能反戈相向，轉眼富貴兼全；若一味執迷，牢不可破，本提督未必見容。如何，惟君圖之！卽候復，并候雄祉！』

又一日函云：

『前書倉猝，於軍書旁午時期，匆忙泚筆，未及細陳，多所遺漏。頃聞黃守忠道及足下，智識高超，爲人樸實，不罄欣忭；但以英雄特出之姿，作草寇爪牙之用，君縱不自惜，而旁人憾之！鄙人雖然寡識，順逆二字，確認得明。足下正宜去逆投明，毋作猶豫之計；否則轉瞬受屠，甚無謂也。如何，惟君斷之！並盼復音，再頌雄祺！』

公發信後，卽由北木起程，三日到西寶關。該關小圩，舊時設有關口，設有南官兵把守的；今則爲盤賊佔踞，作爲第三關也。統帶陸亞蒙帶成千人在此關把守。公到依然日夜攻擊，無如此關關卡堅固，連攻半月，不下。公見該

關陸軍，拚命扼守，縱攻多半月，亦不能成功。卽四處瞭望，見其對河，有一礮台，建築甚高。公回，卽號令：盡力攻奪其礮台，若得此礮台，破關必矣；否則再打半月，亦不下也。如是各先鋒捷足先登，拼死薄近，遂佔奪其礮台。陸軍見得礮台已失，大驚，軍心大亂，前因半月不下者，得此礮台幫助之力，今礮台一旦失去，焉能抵敵耶！各人無心戀戰，公則號令各士卒，再接再厲，奮力向其關圍攻擊。斯時無慮礮台之槍，得以向前撲之，陸軍勢力不支，卽棄關而走，遂破第三關矣。三關破了，時方五六月也。公探得盤之第四關，乃在安龍頓，駐紮大營，人馬衆多，守關統領，大元帥鄧士昌，副元帥麥陸，各帶千餘人，連第一二三各關敗兵，有退此處紮守，共計有四五千人之衆，所有高山嶺，各處高勢地步，均被其起築營壘，并有天花寨二十餘個，互爲聲援，彼此相顧，甚難攻擊的。且說盤輪四在河陽，聽得頭二三各關盡失，魂不附體，又恐把守安龍頓之鄧麥兩個將士反叛，特遣派先鋒親兵隊管帶率二百餘人，來到安龍，監視鄧麥開仗。公探得此宗消息，恐寡不敵衆，未敢輕於舉動，卽在西寶關駐紮十餘日，未敢上安龍攻擊。但西寶關離安龍不過二十餘里，公暇時卽往到安龍鄰近，登山，四處瞭望，踏望戰地形勢，胸中早已了了。忖思安龍各營內，有至高一山頂之營寨，該處四面可以攻擊，若佔得此營，所有各山，四處數十營，皆可易奪。默記在心，慢且不表。

且說盤輪四聞得清國官兵蔡督辦，督率統領黨敏宣、黃義德、莫雲成等，各帶數營，共十四營兵馬，由保祿進發，已到棟彬地方，卽遣大元帥陳亞水，統帶千餘人，往蔗梁之猛發地方駐紮，大營扼守，以當阻蔡軍。陳軍探得蔡

軍已到蔗梁，即派隊繞道，將蔡軍截斷退路，糧草亦被截斷，不能再運。斯時，蔡督辦見得這樣情形，正是欲進不能，欲退無路，已被陳軍兩頭塞住，欲守無糧，心極憂憤；惟得悉公軍已駐西寶，或者望彼救援，或有生還之日。左思右想，迫得修書一封，派人竄由山徑，不分晝夜，帶到西寶，送上。公閱其書云：『敬啓者：某奉令督師，征勦盤逆，由粵進兵以來，激勵將士，秣馬厲兵。意謂小醜么麼，無難滅此朝食。近悉貴軍亦已進攻，疊奪關卡，欣忭異恆！惟敵軍現到蔗梁，被盤逆選派偽元帥陳亞水，統率賊黨千餘人，到該處猛發駐紮，派卒繞道，截塞本軍，水泄不通，糧餉無運，救援一路，專望貴軍！希即迅速設法拯危，無任銘感！憂危泚筆，萬盼迅斷，盼切禱切，此請策安！』等云。公閱後，即於白晝起兵，挑選先鋒二十人，每名手執劈山刀一把，短火一枝。又挑選先鋒二百人，每使噫槍一桿，在二十人之後。帶首先鋒楊老快、方興邦、陸天球，挑選已定，公即調齊此一百二十人到來，公曰：『安龍寨甚多，攻不勝攻，惟攻一寨，各寨自然不攻而得。』并吩咐如此如此。各皆默記。是早，先賞大豬一頭，雞鴨十餘個，酒數埕，賞與各先鋒，大飲一場。即刻起行，公親執大令，并派林發秀督隊皆向安龍頓進發。將到安龍，遙見高山頂上之寨，矗立數丈，各即風馳雲疾，浪湧濤翻而來。近前瞭望，皆以竹架而成，其樓數層，皆以竹片架作樓板，其圍寨之排紗，（即籬笆也）有數重之多，一重排紗，一重孤槍，其樓四邊皆扎竹把，以防彈碼穿入，若是遠礮橫擊，斷不能入，十分堅固。公等隊伍到時，各人酒氣正勝，楊老快三人，首先爬寨，此二十人，一齊踴躍，個個爭先，人人恐後，遂蜂擁而入。二百人荷噫槍者，尾追聯進，覷定其樓之竹板內擊上，連穿數層，擊斃其數層樓上士卒，不計其數，鮮血淋漓，由樓上溜落，正如

下大雨一般，幾乎一網打盡，此寨之人尙有多少，紛紛跳落，棄寨奔走，不敢回頭一視。公等遂奪得此寨。於是安龍各小寨，及天花寨數十個，概紛紛走入大營，果然不出公之所料。公得此寨，登時佈置，着百數人在此暫守，卽帶數十人，回西寶籌畫一切。回到西寶，卽請南官陳提督，速遣南兵千人，由河邊開路到此山頂，計有五六百丈之遙，高亦數十丈，頃刻開成大路。公令南兵水師協管，每一戰船，揀第一等之大筒礮一尊，共得十幾尊。其大碼子，每顆二寸大的，各有數百顆，概抬上此山頂之寨。抬完時，已將黑，公卽另選二三百人，上守此寨。是夜，公在西寶關舊時南官衙署安宿，黃守忠亦紮近護衛。初更後，安龍主帥鄧士昌到公營門跪伏，求饒性命。公聞得這點消息，卽步行出看，見得一人跪伏帖地，公曰：『你是鄧士昌乎？』鄧不敢應。公又曰：『跪在地者鄧士昌耶？』鄧又不應。公曰：『你是鄧士昌，係盤賊所派把守安龍的主帥，何以在此？我當初在北木時，因你之好友黃守忠介紹，連寄兩封信與你，你有接到否？何以并無片紙隻字答覆耶？』鄧士昌曰：『並無接到，是以無從回答耳。』公曰：『你乃盤賊元帥，意料盤逆做到天花龍鳳地步，何以今日伏在泥塗，反來求饒性命？你這東西，我怕你是詐無疑矣！』士昌答曰：『非詐，我亦不是把守安龍主帥，主帥乃麥六也。』公曰：『明明你係此主帥，三歲孩童，亦能識得，何反說麥六？你說麥六究竟有何憑據？』士昌答曰：『有盤輪四之信可憑。』說罷，士昌卽於衣袋中取出盤賊原信一封，呈上與公，閱之，此信乃盤輪四交與麥六個人之信，并無士昌之名。其信云：『祥英頓首，致書與麥六兄弟足下：安龍所在，得吾兄弟紮此把守，正如一將當關，萬衆莫敵，藩籬屏障，皆恃這方，以固吾圍；然風雲不測，天也尙然；可謂機關情形，瞬

息千變，不能逆睹者也。我於正月，即派高十二兄弟，攜帶煙土二三萬，另銀二千，出外去招救兵；誠以救之云者，風馳電閃，疾速爲美；詎料十二去如黃鶴，杳無音信，迄今半載，莫知所之；惟是懸望眉急，不可終朝，度亦是徒勞夢想已耳！目下白妖黑牛，八面會攻，十分難敵，所望兄弟，如有高見，隨時賜教！河陽安邊，這處巢寨，前則固若金湯，今則四面受敵，以鄙人意見，大小老幼，一概不住，挑二千人往入十洲，會合部下數千之衆，或者另撈起一番極大事業，未可限量，斯時正來報復仇人，以雪前恥；此非一時過激之言，亦勢之不得不爾爾矣！時危泚筆，不盡欲言，順請策安！百惟珍重！』云云。公閱畢此信，士昌曰：『照此信看來，可知盤輪四凡事倚靠麥六，其爲主帥不辯自明；盤不但如此，又派范三帶親兵二百餘人，來到此營，監督我們狐疑反叛，因吾與黃守忠乃交好友朋之故耳。』鄧再三求饒性命。公曰：『我不信得你過；今我有一件事，未知你能做得來否？如果做到，吾乃饒你性命，不然吾亦不殺你，你即回去，預備聽候我抬了幾十尊大筒礮，上山頂高寨去，明日洗過大礮，再說未遲！』士昌曰：『請義哥分示明白，如果鄧某力能爲者，雖赴湯蹈火，亦樂爲之，那有做不得之理！』公曰：『你能做得！今你即回，盡將麥六、范三及二百餘親兵，一概斬了，割取首級，限明早解到，我即饒你性命；否則諒你插翼難飛矣！』言畢，士昌連聲遵示照行，遂回。是夜密令心腹護衛數百人，曉以保生命理由，各人意遂決，盡將麥六、范三等各重要人物，及二百餘親兵，盡行斬了。次早鄧士昌即將麥六、范三及范之文案潘某等首級，並盤之親兵左耳辮子，概送到公處，盡將各功轉解三圻黃督統佐炎大營去了。時安龍頓盤軍數千人馬，見士昌如此行爲，個個魂飛魄散，即紛紛逃回河陽。斯時各

皆心慌驚恐，祇曉奔走偷生，間有拋棄妻子，亦不暇顧及者。惟安龍大營內，尚有數百，乃士昌心腹耳。士昌交了各首級，入見公，彼此甚爲相得，卽接公之大隊人馬，連南兵水陸各隊，概進安龍駐紮於第四個關矣。四關通了，又有離安龍七八十里塞門地方，爲第五關，統帶白桂香率千人，在此扼守，沿河一帶，挨紮而上。其對面江有分帶黃亞保張大一兩人，皆欽州大字圩人氏，各帶百人。黃張二人，見得一二三四各關人馬，如此驍勇，尙然失守，何況此關，豈有不下之理！兩家商量，決意投降，遂密遣來對公說，甘心投降，情願反戈，對待白軍等語。公沈吟良久，計遂決，選欽州大字人陳慶春，挑帶精銳百人，潛過河，與黃亞保、張大一兩隊會合，共得三百人，遂攻擊白軍。彼時，白軍人馬，雖然尙有八百，惟星散而紮，尙未聚集，況陡然被攻，正是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，焉能抵當！陳、黃、張三隊人馬，左衝右突，勢如破竹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并斬數十人，白軍聞聲膽碎，少時卽逃遁一空。陳慶春遂佔踞之，於是第五關遂通矣。陳慶春將白軍各首級，解到安龍交公，並遣派代表陳述在塞門得勝破關情形，公亦欣慰。時公仍在安龍大營歇紮，鄧士昌進言曰：『士昌部下，有陸亞蒙其人者，勇敢果毅，忠厚誠樸，爲一軍不可多得之員。現雖帶二百餘人，暫避上山，以待聽我消息，彼并不走回河陽，彼與我乃甚相投之輩，公能相容否？如見容，卽喚他投順。』公見說得亦有理由，卽允其所請。士昌得了命令，遂遣人轉知陸亞蒙，遂帶手下二百餘人及家小十餘名口，來投公。公在安龍頓，探得離塞門百餘里北匡地方，有盤軍統帶莫六，率千餘人，在此把守，爲第六關。公選派黃守忠、鄧士昌、陸亞蒙等，共率千人，往塞門會合陳慶春、黃亞保、張大一等三百人，計共千餘衆，向北匡進發。各隊到北匡，卽向前攻擊，

槍聲一響，莫六等遂望風披靡，全隊走上那窠去了，遂通第六關。第六關通了之後，黃守忠等，一面派人回去報捷，一面以得勝人馬，長驅直抵那窠。時統帶大元帥大渡晚，帶千餘人在此把守，連北匡敗卒，共有二千之多。但各人聞五六個關均已失守，此關亦不能捱，聞得黑旗人馬到了，不戰自逃，於是第七關通了。雖然無有關口，但該處離河陽尚有二百餘里之遙，部下黃守忠、鄧士昌、陸亞蒙、陳慶春、黃亞保、張大一等，所領之千餘人，即在那窠駐紮。即派人落安龍告捷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盤軍元帥陳亞水，在蕉梁地方，聞得安龍頓各關隘陸續失守，自知己之一軍，阻攔清軍，縱然獲勝，而河陽地方，度不能守，不如率隊投誠，不但保全性命，或者得升一官半職，以享祖國之榮，較爲上計，遂寫函投降。蔡督辦允准招安，并飭陳仍統帶其舊部。時盤輪四細作，疊次報到各關陷失，黑旗大隊已到那窠，陳亞水這枝人馬，又全隊投降，嚇得盤輪四面無人色，內裏三魂七魄，不知飛散何處去了。然外面尙勉強謂其衆曰：『我有我計，各宜鎮靜，自有設施也！』部衆只得無言，然個個相覷，蓋亦心搖搖如懸旌矣！盤沈思慢想，暗暗想了一夕，忖維七個關隘，分扼把守，不下萬餘，迭被黑旗打得七零八落，死亡無算；況各關元帥，平日皆是英勇之流，竟皆失守，諒黑旗一軍，亦有天神地鬼，默爲呵護；況又陳亞水一軍反投清營，勢敗如山倒，正如手足全無，若各軍一旦進逼，全家縱不爲齏粉，亦定無噍類耳！想來想去，並無一法可以支撐危局。忽暗歎一聲：今日時危勢迫，呼天不應，叫地無靈，六六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。十洲一帶，尙有人馬數千，或者去到那裏招兵買馬，再來報復，亦是一策。遂決逃走，然亦不好

聲張，祇默默自知而已。次早盤輪四下令，挑選四百人，陽爲往攻黑旗，登即各賞銀十兩，佩帶在身。盤即飭令妻妾家小人等，檢拾細軟隨行，自帶黃金數百兩，打疊停當，一聲號令，即刻起行。先是公概調各士兵，各守各卡，不得使盤軍一人偷越而過，所有離河陽一二日路之外，四面八方，重重守卡，極爲戒嚴，實恐盤賊逃走而沒。盤輪四行兩日，到溝龍河，過去有一山徑，係該處土人謂之南山，四老爺國內管轄的。四老爺即在該處隘口築起攔岡，調士兵數百把守。該處係往怕河南角，過洪水河，入十洲必經之路，若不得過此徑，即不能入十洲。盤輪四欲逃入十洲，是以在此經過也。此小徑高聳險阻，若不得過此徑，無去路者也。先是盤輪四探得各關失守，即製造四方黑旗十支，誠恐路途不通，得以假作黑旗爲冒過險要各處之計。今率四百人，已到此徑。守衛森嚴，遠遠探知，有大隊人馬將到，即將閘門緊閉扼守。盤輪四已到徑前，喝曰：『何人在此守住，速快開閘，俾我們過去，有公事，要緊的！』守閘各人謂曰：『你等是何處的隊伍，因何事故要開閘呢？』盤等曰：『劉提督派我們上保勝去取烟土，你等不得阻遲，即要開閘爲是！』守徑士兵曰：『係劉提督之人，我們多有認識；如果係者，即請數人上來看看，識不識也。』盤不允遣人上去，即謂曰：『你們不必徒費口舌辯駁，阻誤要公！』南山四老爺在此曰：『劉提督人馬我亦多認得；但劉提督之黑旗，舊乃是三角的，你之黑旗乃係四方的，難保不無假冒，騙過關閘；倘若不遣數人上來認識，要開閘萬萬不能！』盤等不理他，三七二十一，祇說『你若不開，我等亦要打開！』四老爺曰：『打，我不怕！』彼此你言我語，盤等一味支吾搪塞，其一段虛僞假情狀，不啻和盤托出。守徑各士兵，即衆聲喝曰：『此必是賊人無疑了，開

槍咯！』卽一齊開槍，從上打落，連環聲響，盤帶數百人，知不能過，卽退十餘丈地。隨卽快步而行，退出溝龍河邊。盤見入十洲已無去路，回河陽又不可居。正在進退維谷，迫於無奈，聚衆謂曰：『我今帶你各兄弟，名雖擊劉，實逃十洲；現在派守各關，七個大關口，概被劉某擊破，陳亞水這路人馬，又被天朝招安，刻今白妖黑牛，八面圍攻，勢不能敵，劉蔡各軍，前諒已到河陽了，是以我帶你等落十洲，另撈一番世界。』其部下有大半卽大怒說曰：『如此做事，四哥亦無良心；去了，帶我等出，也難怪，理應暗地講明，俾得挈眷偕行；你之家眷大婆、二婆、三婆，你曉帶來，連丫環亦帶到了；但不爲我等家眷一致意耶！古云：「兄弟如手足，老婆如衣服。」老婆不帶亦可，後來有得撈，自然亦會有，但各人兒子，皆係實在要帶的，你何不知會我們，得以各帶兒子同來耶？你如此做事，你心毒如長蛇矣！』盤曰：『難講了，事已如此，奈何，奈何！』卽長歎一聲，謂曰：『今不能過此徑，去不得十洲，進固不能，退亦無路；爲今之計，惟有砍伐竹木，多紮成排，渡過溝龍河，逃入山，尋路走回天朝，再想法子。』說罷，有等遵命去的，有大半不去，卽謂曰：『四哥做事，盡昧天良，實對我們不住。我們想，陳亞水哥身爲元帥，都招安得，難道我們就不能招安耶！』各人鼓譟起來，遂紛亂譟曰：『去，去，去，大家回河陽去招安亦好！』陡然相率而去者，二百餘人。盤亦無可奈何，尙有百餘人，紮排渡過溝龍，方過了河，要上山路，只見得山高險要，萬分崎嶇，無路可行，惟有開路攀藤，苦楚艱難，不能言喻。盤之大婦怒甚，卽罵盤曰：『你這敗勢鬼，累得我如此淒涼，當初在六安州時，若信我半言，焉有今日！我說：「劉某乃虎而翼大將，不可小覷，無與他相關；鬪則必然有損無益，不如轉用之爲羽翼。」你卽迭次罵我等女流，

不懂事務，今如何耶！」盤曰：「難講了！既往之事，再說無益！」其大婦仍罵不絕口，及行山路，有十里左右，回頭一望，祇見二三十人，及大婆二婆，而其百餘人，及三婆四婆妹仔等，已隨行隨走，逃往河陽去了。此時盤已說不出聲，惟有相對歎歎。次日行得疲憊，難上加難，且枵腹數日，各人幾不欲生。是夜在山露宿一宵，其大婆二婆兩人，日間行時，即摘取斷腸草一小束，袋入囊中，預備自盡，到夜半兩人放入口，嚼而吞之，天明，兩個婦人均死一處。盤見此情，即罵曰：「賤婦，賤婦，死由他死，不可理他！」并不掩埋，露屍在山巔之上，日後分葬於山禽野獸之腸，亦慘矣哉！盤不理妻妾屍骸，即率這二三十人，又起行，各人見得這般辛苦，且糧米都無，焉能捱得，隨行隨走。盤行至十里左右，回頭一看，僅得八人跟他，竄山而行。行來行去，行到北匡隔河對面山時，日已落西，漸漸將黑，只見此山有一石巖，安有一個山大王之神，甚爲靈應的，中有一大香爐，每月朔望，北匡人每家有人到此燒香，此處有神無廟，僅一大爐奉敬耳。盤及八人，到此已暗，即歇宿其旁。八人行得困倦，早已睡着，盤夜不能寐，即乘各人睡了，自己起身，解下金條十件，先將神爐之香骨取起，就中挖灰，將金條藏入，然後用灰放回，乃插轉香骨，安置週妥，又復臥在旁。不多時，鷄鳴待旦，夜仍未闌，八人皆醒。因早知盤身上有金甚多，今途窮路盡之時，即好將他砍死，取了金寶，逃回河陽。遂落手一刀，向盤輪四之頭顱砍去，盤尚未睡熟，因砍不中險要，祇忍痛不聲，亦不搖動。在盤自料，如果作動起來，登即斃命，故拚死忍耐。八人以爲盤已斃了，即慌忙將他身上所帶之金，盡行解下。次日，天未明，各人盡執金會集，逃望河陽而行。到半路，各人將金分開，惟分不勻，有等心不服的，到了河陽招安後，露出情形，被蔡督辦識破，即盡

將八人擒縛，將金搜盡，推出斬之。

且說盤是夜刀砍未死，因八人行，即自起身，明知金爐中尚有遺金，見得無人護衛，亦不敢挖取佩帶，又恐因財喪命之虞，即獨自一人，并無分文，竄山而行，到一處有山車一只，在半山之間，有猛地村落之人，種有番薯。盤在薯坡，挖番薯以充飢，適有獠婦一人，出挖芋頭。盤見問曰：『你帶有粥飯否？』婦曰：『我無帶來，我家內有之；你若在此等候，我回去取來與你食也！』時蔡督辦知盤逃走，出有花紅一萬兩四處緝拿，獠婦亦曾聽得此話。近聞盤係逃入此等鄰近地方，今見此窮途飢餓之人，諒必是他無疑。遂陽回去取粥，陰實去趕人來捉他。獠婦回去，陳說有個人如此情形，衆爲是盤。遂邀集數十獠人，有一二十枝槍出來，見盤手無寸鐵，亦不打他。獠人曰：『你係盤輪四否？』盤曰：『是。』獠人等即押帶回去，亦不縛之，回到村，殺雞爲黍而食之。各獠人商議，一面着人看管，一面砍竹織大豬笠一個，預備抬盤。初擬將盤抬去交公的，因該處係入三圻境界，乃公管轄地方。後悉公在安龍頓路，要半月始到，且有多處水漲相阻，不能去得；況聽得駐紮河陽之天朝兵蔡督辦，出有花紅，抬去領些花紅，亦好。相議停當，即將盤擁入豬笠，抬去河陽，交與蔡督辦，祇領花紅二千兩。蔡審問，盤亦直認不諱。蔡本想解回廣西桂林，交與撫院處決，緣見盤之爲人，面貌不揚，垂頭喪氣，墮落如喪家狗，比之更甚。且其言不成聲，實不似個大賊頭之像。格恐防解去廣西，撫台見他如此形容，或者猜疑頂替假冒，此時無人作證，反爲不美。不如在此處決之爲妙。計議已決，遂一面行文報告，請轉奏明；并一面傳到河陽鄰近四鄉紳耆，及三圻巡撫布政按察，概行出具切結，證實并

無假冒字樣，又候半個餘月，俟西撫文復，且并無人指控頂替，然後搭樓，乃將盤輪四，卽黃崇英，副分四甲，盤賊一命嗚呼！蓋盤作偽十餘年，一旦受此慘報，亦宜矣哉！自盤輪四處決之後，蔡督辦遂下令班師回天朝，所有原統率各統領共十四營兵馬，及招安陳亞水統領數千之衆，各等營，先向廣西龍州而返。無如陳亞水所統之人馬，賊心未改，隨路出，隨路逃，陸續奔向諒山、北甯、太原等處，到龍州時僅得四五百人而已。且說蔡督辦班師後，公聞得此點消息，知盤賊已除，河陽肅清，從此去了心腹大患，十年間所欲去之大障礙物，今一旦消滅，喜忭正自莫名；卽尅日下令班師，一路望保勝而旋，到半途中，卽飭令黃守忠統領帶千餘人，鄧士昌陸亞蒙統領帶千餘人，共有三千之衆，往守頓關。公回到寶河關，黃亞保張大一兩人，說明共帶二百人，扯入十洲，去跟葉成林，公亦允可。先是葉成林早占十洲，各猛地的盤賊黨，亦有占十洲者，如高十二文二等數千衆，亦各分占各猛地方，慢且不表。

且說公自分派各統帶人馬，紮守頓關，及黃亞保等已去十洲外，部下尙有千餘人，馳回保勝，駐紮個月。公見盤賊已除，現無甚事，卽往興化去見黃督統。住二個月之久，時因河陽守衛稍鬆，被盤賊前往十洲餘黨高十二、翁七、郭五、覃四弟、曾連勝等，各統帶人馬，共有數千之衆，復回，佔踞河陽。黃督統佐炎，聞得此個消息，適公在彼，卽令公回保勝，統帶部下人馬，又往河陽，攻擊盤賊餘黨。公回保勝，遞年三四月間，卽調集人馬，并黃守忠、鄧士昌、陸亞蒙等，共有三千人，向河陽進發。黃督統派南兵吳提督、阮正襄、劉領兵等，共有千人，前往河陽助戰。時越南水巖等處，皆爲綠林游勇巢穴，頭目則有坐地分肥之陸之屏，其旗頭李亞生、大家伙、陳大卽陳榮廷、蘇亞卯，各帶千餘，共

有五六千衆，蹂躪越境。廣西提督馮子材帶兵往勦，困之。且說公到河陽，飭令南兵在後助戰，以爲聲援。卽率隊數千人馬，前往攻擊。一時金鼓喧天，角聲震地，盤賊餘黨，卽出抵禦，互相攻戰，不多時，盤之餘黨，不能抵擋，卽退入關，公遂鳴金收軍。公卽連戰數仗，無仗不捷。惟盤之餘黨，敗則入關，公見此情形，下令四面圍困之，無論大小路徑，一概重重設卡而守，實水泄不通，賊之糧草，亦無接濟。困到個月之久，盤賊餘黨在內，糧草俱絕，迫得拚死打開條小路，擊開，盡皆奔逃散去。三圻、太原、山西北甯一帶，多有與水巖之綠林合幫，其勢更大，不在話下。且說盤之餘黨棄河陽逃後，公遂擇軍進踞。留黃守忠率其部下千人守之，守忠家眷時已同來，亦在該處住矣。公又飭鄧士昌陸亞蒙，回紮安龍頓。南兵回省。各去後，公帶此部先往興化，見黃督統佐炎，面告河陽大獲勝仗情由。并留黃守忠扼守該處。黃督統不勝欣喜，卽寫表入奏越廷，公乃由興化，率部回保勝駐紮。

六 劉永福之二度抗法

時馮提督子材部下將官李揚才，在欽州原籍，欲作越王妄想，竟起倡亂，祕密與鍾花五商議，舉行大事。卽喚鍾花五代表落安南，到水巖各處，大施運動手段。鍾花五到安南，邀集各頭目會議，議決：李亞生大家伙取三圻；文二由十洲到猛德，取興化猛物，卽梅山州；黃十取猛架卽山羅州；葉成林兩處人馬，出取山西；李揚才起大隊人馬，由廣西入，先取諒山北甯一帶，然後相機再取各處；保勝一處，留作糧食境界，不可動搖。相議妥當，各人對天地，斬雞頭，飲血酒，盟誓：『永久不反悔，』各等情。鍾花五卽暗飛函，通知李揚才，并將情由說明。李揚才遂在欽州，號召無業游民數千之衆，陸續潛赴廣西，一路來到海灣地方，祭旗點名，已有萬餘人。名爲安南各幫頭數萬人，請他入去，登越國之皇位。登旗之日，人山人海，旌旆飛揚，所有旗幟，除新製大旗，及令旗十餘面，其餘皆用舊日軍營旗色，改換名目用之。清國大官，聞知此點消息，卽遣管帶田福志，預先率帶二百桿新式鎖頭槍，繞道入諒山，在諒山城內駐紮。李揚才到諒山，卽假扮清國兵明入，殊不知田軍已先偵探得極爲清楚，早將城門閉了。及李等到城外，不得其門而入。田等軍在城上謂曰：『你等之來，如何鬼怪，我們皆已了了；不用喊門，我地斷不開的。』李揚才等知

他們識破伎倆，卽對曰：『你不開，我要打開。』卽喝令攻擊，連被田軍在城上連環用新式槍擊斃百餘人，并傷數十人。此時并未見如此槍式，李黨焉能抵擋，遂敗走出外。因人馬衆多，一路又無人供給，不得糧食。探得離諒山二十餘里，有一大山寨，內中住有百姓數千人，糧米甚夥。那時風聲鶴唳，一夕數驚，紛紛向此山寨奔赴住宿，是以積聚糧草無算。李黨因無食用，卽向此山寨攻擊，破之。李之來，銀錢甚少，不過從來者資助多少，敷衍支撐，希冀一成功，馬騰士飽；誰知天不從人願，首先一仗，在諒山已挫了銳氣，各人灰心。今迫轉擊山寨，以爲食用，此乃搶食賊之行爲，焉足以圖大事！且軍械甚少，各項槍枝，不過數百桿，檣槍百十枝。人雖衆多，隻身空行，手無寸鐵者，已在大多之數。看看這個景況，直如大幫流民，搶食賊子，於是你言我語，紛紛嗟怨。內中有財主佬數百人，亦跟他來，都合口同聲，說李揚才哄騙他們來的；遂引動許多有家眷在籍之人，皆作回家之計，遂陸續奔散過半矣。李揚才見得糧食不敷，亦聽之而已。

李揚才卽用計勾通法兵，入踞北甯城。安南國聞報大驚，卽派京兵二千，大象兩隻，硝磺數百擔，來諒山駐守。來到離諒山百餘里之冷噫地方，適與李黨相撞着，互相撞擊。李黨擊敗南兵，盡奪硝磺，卽在該處暫紮，以充火藥。適當九十月間，禾穀已熟，令人四出割禾，偶逢天雨禾濕，炒乾，整米而食。斯時，如果李入北甯，則各樣皆有，不費兵力，自無慮糧食告乏；乃計不出此，甚爲可惜。是時嗣德王六旬大慶，所有三十六省文武各大員，均到京祝壽。黃督統佐炎，亦入京恭祝。在京十分熱鬧，又各省挑送乞妹兩個到京唱乞。越王設筵款待羣臣，及遣名班演戲，君臣同